



類函九七



二百九
四武功

二百十
五武功五

| |
|-----|
| 加 |
| 427 |
| 97 |



阿 1 3
第
卷



新念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八日
早稻田章君以贈
所購以贈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

武功部四

武講武

文武相須
田獵

武一

增易曰神武而不殺 左傳魏絳曰師衆以順爲武
詳論

兵又晉文公曰以亂易整不武 **原**又曰晉師救鄭

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隨武子曰善見可而進

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

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 又曰楚重至于

郟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庫而收晉尸以爲京

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夫文止戈

為武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今我
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
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
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
以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
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 **增**司馬法曰
在軍廣以武

武二

原止戈 **奮錢** 上詳武一 奮黃錢之威 **常武** **善經** 詩序常武 召穆公美
宣王也有常德立 **遏亂** **威夷** 四夷以靖四國 以威

聖武

神武

書伊訓曰惟我商王布

可畏

無忘

武

畏也

無

桓桓

赴赴

桓桓武貌 赴武夫

車不式

敵

不違

武中不式 武不違敵違避也

昭文德

立武經

左傳威不軌 而昭文德

禁暴戢兵

兼弱攻昧

弧矢宣威

干戈戡

難黃帝

湯有慙德

武未盡善

湯始伐夏而有慙德 子曰武盡美矣未

盡善也謂以

增定王國

寧四海

詩有嚴有翼共服以 之服共武之服以

定王國

段文昌平淮西碑銘天有肅殺萬物以成雷 風為令霜雪為刑君有武節四海以寧陳之原野阻以

甲聽鐘則思

拂劍而起

樂記鐘聲鏗鏗以立武君子聽 以立武君子聽

鐘聲則思武臣

李白贈何判官詩

橫以立武君子聽

武幹絕

衆材武間出

唐書王世克自為太尉尚書令以尚書 省為府置官屬乃設三榜于府外其一

武功

尚書

武

二

武幹絕眾摧鋒陷陣者宋史兵志至道元年帝閱禁
兵有挽疆弩至一石五斗連二十發而有餘力者顧謂
左右曰今守內阜安材武
間出孤矢之妙近代罕有

武三

增利武人之貞易巽進退利如震如怒詩王奮厥武

師武臣力左傳彘子曰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

星占天鉞晉書天文志天槍三星一曰天鉞武舉

起於武后之時唐志立武學宋史兵志神宗留心武

訓武舉之士

文武相須一

增史記孔子世家曰齊魯將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曰

臣聞有文事必有武備有武事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

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漢書刑法志曰漢高

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擊英雄以誅秦項任蕭

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酈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

相配大略舉焉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

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

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錯兵寢者其本

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李絳請崇國學疏曰當征伐

之急則先武士丁理平之運則尚文德二柄相須百王

不易故漢光於兵革之中投戈講藝唐書儒學傳序

武功部

開監類函卷二百九

文武相須

武為救世砥劑文其膏梁歟亂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
是病損而進砥劑其傷多矣然則武得之武治之不免
霸且盜聖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創業文守成百世不易
之道也 王叡二陣圖論曰文而不武武而不文不可
謂雄則文臣在聰明器量鑒人別材故曰文雄可以為
相武臣在俊傑深沉果敢決斷故曰武雄可以為將二
略兼濟則可以入為相運籌於廟堂之上出為將折衝
於萬里之外 登壇必究任將篇丘文莊曰文武非二
道也為將者徒知戰陳而不知德義則其所謂武者非
聖人之武也堯稱乃武乃文是武乃戡定禍亂之具所

以濟文者也為將者必講明禮樂詩書於平時而以德
義為之本然後可以本兵柄而司三軍之命苟專以能
戰鬪曉方略為武則武乃不仁之器殺人之具矣

文武相須二

原文 德 武功 立武 脩文 時惟理亂 道有弛

張 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 將欲登

三 不可闕一 斯文未喪 我武惟揚 **增** 乃武乃

文 允文允武 虞書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 揆

文奮武 附眾威敵 禹貢三白里揆文敷二百里奮武

喬也齊景公時晏嬰薦曰穰苴雖田 令文齊武 內

武功部

增蓋頁內卷一百九

文武相須

四

修外治

孫子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

大聖兼

該百王不易

杜牧注孫子序季孫問冉有曰子於戰

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於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

柔兼裕

仁智並施者兵之事也

彭絳

為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

授二職

詩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注云吉甫此時大將也

矣其兼授二職

即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太尉

其用乃殊致

臻其極則同歸救弊宜去煩文慮

威豈在耀武

原伯廢學而見非一向戍弭兵而致謂

威加海內武足威也

化成天下文在茲乎而奉天

威以伐叛爰舉干戈 恢帝道而化人則張禮樂 天
下既平則用四科之教 海內未截宜崇七德之功

文武相須三

長久之術

史記陸生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

取而得之

寧可以馬治之乎且湯武逆

絳灌無文

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

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

二生遇高皇而不

能建封侯之業

兩公蜀太宗而後周書劉亮中山人本名道

於妙絕於眾

文武兼資即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

文武兼資

即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

文武兼資

即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

文武兼資

即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

文武兼資

即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

文武兼資

即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

文武兼資

即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

文武兼資

即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

唐書魏元忠封事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器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臣願歷訪文武五品以上得無有智如羊祜武如李廣而不得騁其才者乎使各言其志毋令久失職公卿即為將帥宋史陸九齡調桂陽軍教授改失職公卿即為將帥興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寇劉廬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社以備冠郡從眾請以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間之長則伍兩之率也士而有此則豪使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勿令偏有所重對言今世胄之彥瑒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為羸人斥為會伍願陛下視文武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

講武一

原周禮曰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注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

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平猶正也辨鼓鐸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鼓旅帥執鼙鼓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鐻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中夏教芟舍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蒐田注芟讀如菜沛之沛芟舍草止之也撰讀曰算謂數擇之也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注凡旗鼓有軍旅者畫異物無

武功部

開監顧函卷二百九

講武

六

者帛而已書當為畫事也也號也皆畫以雲氣中冬教大閱注大閱備軍禮而
時空辟實前期羣吏戒眾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
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
右狗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
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鑼車徒皆行及
表乃止三鼓擺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
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鑼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
鼓退鳴鑼且却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左傳
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

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
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注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
畢整眾而還振整也增月令曰孟冬天子乃命將帥
講武習射御角力後漢書禮儀志曰立秋之日自郊
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還宮遣使者
齋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
曰編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注魏
安二十一年三月曹公親蒞藉田有司奏四時講武於
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
會五營士為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
習河無四時講武但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駕號曰治
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也古今注曰永平元
年六月初令百官編躡當新始殺食曰編躡
武功

樂志曰中冬講武於都外前期兵部命將帥簡軍士除地爲場立五表又別墀地於北廂南向尚舍奉御設大次於墀建旗爲和門如方色大將被甲乘馬教習士衆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反之刀楯爲前行持稍者次之弓箭者爲後旗卧則跪旗舉則起講武之日皇帝乘革輅至墀所兵部尚書介冑乘馬奉行入大次謁者引諸州使人鴻臚引蕃客立於大次觀者立於都墀騎士仗外四周中軍將各以鞞令鼓三軍俱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大將立於旗鼓之東西向諸軍將立於其南北面聽大將誓遂聲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東

軍一鼓舉青旗爲直陳西軍亦鼓舉白旗爲方陳以應次西軍鼓舉赤旗爲銳陳東軍亦鼓舉黑旗爲曲陳以應次東軍鼓舉黃旗爲圜陳西軍亦鼓舉青旗爲直陳以應次西軍鼓舉白旗爲方陳東軍亦鼓舉赤旗爲銳陳以應次東軍鼓舉黑旗爲曲陳西軍亦鼓舉黃旗爲圜陳以應凡軍先舉者爲客後舉者爲主每變陳二軍各選刀楯五十人挑戰第一第二挑戰迭爲勇怯之狀第三爲敵均之勢第四第五爲勝敗之形旣已兩軍俱爲直陳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遂復其初侍中奏請觀騎軍騎軍皆如步軍之法每軍

各八騎挑戰五陳畢大擊鼓而前盤馬相擬擊而罷遂
振旅 宋實錄曰咸平二年八月大閱諸軍先是詔有
司擇地於東武村為廣場憑高築臺臺上設幄建行宮
於西北隅是日殿前司侍衛司馬步諸軍自夜三鼓分
出諸門詰旦上按轡頓於行宮諸軍陳於臺前左右相
向步騎交屬綿亘二十里諸班衛士翼侍於臺後有司
奏成列上升臺東向御戎幄召從臣坐而觀之殿前都
指揮使王超執五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陳中設候臺
相望使人執旗如臺上招之初舉黃旗則諸軍旅拜舉
赤旗則騎進舉青旗則步進每旗動則鼓作而士譟之

聲震於百里皆三挑而後退次舉白旗則諸軍復拜呼
萬歲者三有司奏陳堅而整士勇而厲欲再舉之上曰
可止矣遂舉黑旗以振旅

講武二

| | | | | | |
|------|------|------|------|------|-----|
| 原 | 教振旅 | 教茂舍 | 教治兵 | 教大閱 | 撰車徒 |
| 辨旗物 | 司馬振鐸 | 羣吏作旗 | 入反尊卑 | 三年治兵 | 起事動 |
| 衆 | 脩教明諭 | 出尚威武 | 鳴鏡且却 | 三年治兵 | 起事動 |
| 車也脩 | 明諭 | 入反尊卑 | 鳴鏡且却 | 三年治兵 | 起事動 |
| 論國道也 | 脩教明諭 | 出尚威武 | 鳴鏡且却 | 三年治兵 | 起事動 |
| 振旅反 | 脩教明諭 | 出尚威武 | 鳴鏡且却 | 三年治兵 | 起事動 |
| 尊卑也 | 脩教明諭 | 出尚威武 | 鳴鏡且却 | 三年治兵 | 起事動 |
| 云如箸 | 脩教明諭 | 出尚威武 | 鳴鏡且却 | 三年治兵 | 起事動 |
| 武語為 | 脩教明諭 | 出尚威武 | 鳴鏡且却 | 三年治兵 | 起事動 |

時講武 天子乃教農田獵習武 一戎一師 冬也 北 面 誓 南 郊 戲 令

射御其地因名 射御其地因名 射御其地因名 射御其地因名 射御其地因名

漢興百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 漢興百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 漢興百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

帝平百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 帝平百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 帝平百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

上林 西郊 漢書文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 上林 西郊 漢書文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

林有陳蕃傳苑圍惟熹仲秋西郊順時講肄 林有陳蕃傳苑圍惟熹仲秋西郊順時講肄

敬有事於苑圍惟熹仲秋西郊順時講肄 敬有事於苑圍惟熹仲秋西郊順時講肄

帳殿開筵開鶴列之陣 帳殿開筵開鶴列之陣 帳殿開筵開鶴列之陣

年十月講武於驪山之陣 年十月講武於驪山之陣 年十月講武於驪山之陣

坐作進退以金 坐作進退以金 坐作進退以金

鼓之聲節之 鼓之聲節之 鼓之聲節之

者謂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

自今禮官閱陣畢令解證以弓弩射營置弓三等自一

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石至五斗弩三石至一石

詔行陝西河東河北路 詔行陝西河東河北路 詔行陝西河東河北路

武近郊 武近郊 武近郊

謂見校試七軍營陣以分數不齊前法 謂見校試七軍營陣以分數不齊前法

可令見校試七軍營陣以分數不齊前法 可令見校試七軍營陣以分數不齊前法

軍陣於城南荆家陂 軍陣於城南荆家陂 軍陣於城南荆家陂

巴事賜銀絹有差 巴事賜銀絹有差 巴事賜銀絹有差

九月步軍瑯琊城講武 九月步軍瑯琊城講武 九月步軍瑯琊城講武

習水步軍瑯琊城講武 習水步軍瑯琊城講武 習水步軍瑯琊城講武

五年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 五年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

蓋高丈列步蓋高丈增東北為小壇復建大壇上建 蓋高丈列步蓋高丈增東北為小壇復建大壇上建

軍上將軍華蓋下進驛小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稱 軍上將軍華蓋下進驛小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稱

無上將軍華蓋下進驛小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稱 無上將軍華蓋下進驛小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稱

四月幸王津園閱近衛諸軍騎射見玉海 四月幸王津園閱近衛諸軍騎射見玉海

程能教上法甸一御便殿閱武校程其能而勸沮之內 程能教上法甸一御便殿閱武校程其能而勸沮之內

武助部 武助部 武助部

設帷宮

開帳殿

詳華

較金埒

遵蘭防

林廣信

射賦序選朱汗之馬較黃金

宗便殿或在後苑親閱禁卒取其仇健者隸親軍

于家屏大閣詩神

武遠播寰宇寧

爭入火死者千餘遽擊余而退之賞罰充實也

吳宮教美

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

徒趨步退騎進

臨宣武觀

御講武殿

觀大閱諸軍

宋史兵志建

隆三年上御講武殿閱諸道兵得萬餘人

以騎兵為驍雄步軍為雄武並隸侍衛司

親閱其法刻木為箭鏃裏以瓊屑

命強者兩相射取其不避者

罰秋通考宋太宗循太祖舊制親閱武藝行幸池苑亦

形廷如砥軍衛士騎射鵬截柳枝

纓鳴劍之銳竝効其能賞春罰秋

之方略進韓彭之旗鼓

略韓彭進武豈可同日而語哉

山講武豈可同日而語哉見玉海

下講武豈可同日而語哉見玉海

乘步教進退疾徐之節

取之方謝承與步山書但日講攻戰進

武功部而易詩禮樂春秋更不開篋

講武

增耳目習鐘

鼓旌旗不亂

心志安斬刈殺伐不囁

見蘇軾教戰守策

講武三

晉角抵相夸

漢書刑法志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各角抵先王之禮設

于淫樂

公卿相儀

晉禮志魏延康元年立秋閱兵東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令執金

鼓之

藩使咸在

後周武帝天和二年十月親率六軍講武於城南京邑觀者與馬彌漫數

十里諸番

順天時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月詔曰安人靜俗文教為先禁暴懲兇武事斯

重欲暢兵威須加練習今農收已

殿前教射

唐太宗即位引

諸衛驍兵統將等習射於顯德殿謂將軍已下曰無賊

我則為汝博士教汝射有賊我即為汝將帥領汝戰鬪

于是每日引數百

思患預防

周禮大司馬每遇仲月

人于殿前教射

周禮大司馬每遇仲月

因時教武惟冬農隙則大閱之在漢有平樂觀之講唐

有驪山之講宋有西郊之講歷代之典雖各不同然思

患預防蓋未始有二也

講武四

原詩周庾信從駕觀講武詩曰校戰出長楊兵欄入闔

場置陳橫雲起開營雁翼張落星奔驥駮浮雲上驕驕

急風吹戰鼓高塵擁貝裝駭猿時落木驚鴻已斷行

晉齊王融從武帝瑯琊城講武應詔詩曰治兵聞魯策

訓旅見周篇教民良不棄任智理恒全白日映丹羽頰

霞文翠旂凌山炫組甲帶水被戈船凝葭鬱摧愴清管

乍聯綿早逢文化洽復屬武功宣願陪玉鑾右一舉埽

燕然 梁沈約詩曰九功播祧墀七德陳武縣展事昌

武功部

詩經卷之三

講武

三

國圖息兵由重戰皇情恣閱典出車迨辰選飾徒映寒
隰翻綏臨廣甸颯沓佩吳戈參差腰夏箭秋原嘶代馬
朱光浮楚練虹壑寫飛文囂阿藻餘絢發震岳靈從揚
旌水華變憑高訓武則中天起遐眷鳳蓋捲洪河珠旗
埽一作拂長汧方待翠華舉遠適瑤池宴 唐李嶠和杜
負外扈從教閱詩曰杪冬嚴殺氣窮紀送頽光薄狩三
農隙大閱五戎場萊田初起燒蘭野正開防夾岸虹旗
轉分朋獸罟張燕弧帶曉月吳劔動秋霜原啟前禽路
山縈後騎行雲區墜日羽星苑斃天狼禮振軍容肅威
宣武節揚神心體殷祝靈兆叶姬祥 又顏祭吳宮教

美人戰詩曰有客陳兵畫功成欲霸吳玉顏承將略金
鈿指軍符轉佩風雲暗鳴鼙錦繡趨雪花頻落粉香汗
盡流珠掩笑誰欺令嚴刑必用誅至今孫子術猶可靜
邊隅 又葉季長詩曰強吳矜霸略講武在深宮盡出
嬌娥伎先觀上將風揮戈羅袖卷擐甲汗妝紅鼓停行
未正刑舉令纔崇自可威鄰國何勞逞戰功 宋韓維
講武池和師厚詩曰滄池擬溟渤莽漾豁厚地六合昔
未一教戰出精銳至尊降黃屋慘淡乘金氣凌波飛百
艘撇烈若鷗翅揚旌萬旅譟伐鼓九淵沸其行速天旋
其止甚陰閉信乎王者師足以服睽異 明申時行大

閱應制詩曰廟略收羣策宸遊簡六師代當全盛日春
是大蒐時雲捧蒼龍駕風迴翠鳳旗轅門開複道帳殿
繞行麾細柳前軍駐長楊後騎隨虬鬚天策將猿臂羽
林兒拂劍星文動彎弓月影披連營分雁翼布陳合魚
麗禮示三驅正鋒藏九變奇張侯仍似豹賈勇盡如熊
元戎歸節制法從肅威儀

增賦唐李銑孫武試教婦人戰賦曰昔孫武子以兵術
干吳王曰臣聞國之大君之尊法星象日則乾效坤蓋
利德之竝用故文武而兼存所以安社稷保子孫臣實
不敏請嘗試論王曰弧矢之利以討其貳雖邦國之無

虞必干戈之有備今者革車千乘介馬萬轡外多勍敵
敢曠戎事誠願陳五兵之道用一鼓之氣聞女子之難
令豈習之而能致武曰唯唯大王之所示乃召內宰出
麗嬪下高臺授武臣皇皇今其令已申肅肅今其氣益
振今日寵不可恃法有所遵於是建主首統諸婦示其
左右約其先後唯玉貌之自矜念將軍之何有顧三令
而却立哂再麾而掩口當兵法之必誅雖君令之不受
既而易將更令整行定伍開天門閉地戶審向背分客
主角以持兵金以節鼓張奇正以導其進退制方圜而
必中規矩武曰彼如桃如李皆如貔如虎可以服楚越

懾齊魯惟大王之悉覩豈獨播於虛聲以婦人而講武
增論楊夔倒戈論曰予讀周書至倒戈歸馬示天下不
復用跡其事惑焉蒐苗獮狩所以講武經閱戎事也故
曰預備其不虞有備而無患則武之道豈可一日而忘
諸嗚呼班子之善斲不能以鉛刀攻其堅造父之善馭
不能以朽索制其逸則有國者可以棄兵乎

增策宋蘇軾教戰守策曰夫當今生民之患在於知安
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
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
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

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
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
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
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
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天下之勢譬如一身夫
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
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
霜露而仰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
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
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

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
 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
 而不傷夫民亦然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
 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
 刺之術每歲終則聚之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賞
 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為無故
 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不安而臣以為此所以安民
 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
 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
 天下屯聚之兵以為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

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
 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田獵一

曾爾雅曰春獵為蒐搜索取夏獵為苗為苗稼秋獵為

獮獮氣也冬獵為狩得獸取之宵田為獠管子曰獠獵畢

獵獵為獠或曰即今火田為狩放火燒草原初學記曰

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

蓋取諸離此其始也蔡邕月令章句曰獵捷也言以捷

取之獵亦曰狩狩獸也鄭康成詩箋言田獵搏獸也亦

曰畋畋田也則爾雅為田除害之義此獵之異名也

武功部

開監類函卷一百九

田獵

六

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象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孔穎達正義曰三驅之禮先儒皆云三度驅禽而射之也三度則已褚氏諸儒皆以為三面著人驅禽傳曰先王以四時之田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為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政圍合其三面前命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命不出而反入者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又曰以向背而言去者為逆又曰田獲三品本來者為順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又曰田獲三品本為賓客一為乾豆一為賓客一為克庖周禮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萊除草也弊田也田上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而校其珥珥者取禽左耳以効功也澤虞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旗以屬禽屬禽猶致也又大宗伯大田之禮以簡眾也因田習兵閱其車徒之數又師甸致禽於虞

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於祖禰乃斂禽師甸謂起大禽於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於所表之處屬禽別其種類歸饋也以所獲獸饋於郊薦於四方羣兆入又取奠於初禰斂禽謂取三十八腊人焉又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月令曰孟夏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農乃登麥原又曰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旌旒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摺扑即夏楚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克君之

武功部 田獵

庖歲三田者謂每歲田獵皆是為此三者之用也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曰不以

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

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即周禮驅逆之車驅者逐

獸使趨于田之地逆者要逆其走而不使之散亡也

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

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

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晉書天文志曰畢八

星主邊兵主弋獵唐書禮樂志曰皇帝狩田之禮以

中冬前期兵部集眾庶脩田法虞部表所田之野建旗

於其後前一日諸將帥士集於旗下質明弊旗後三者

罰兵部申田令遂圍田其兩翼之將皆建旗及夜布圍

闕其南面駕至田所皇帝鼓行入圍諸將皆鼓行圍乃

設驅逆之騎皇帝乘馬南向有司斂大綏以從諸公王

以下皆乘馬帶弓矢陳於前後所司之屬又斂小綏以

從乃驅獸出前初一驅過有司整飾弓矢以前再驅過

有司奉進弓矢三驅過皇帝乃從禽左而射之每驅必

三獸以上皇帝發抗大綏然後公王發抗小綏驅逆之

騎止然後百姓獵凡射自左而射之達於右膂為上射

達右耳本為次射左髀達於右膂為下射羣獸相從不

盡殺已被射者不重射不射其面不剪其毛凡出表者

不逐之田將止諸得禽獸旗下致其左耳大獸公之小
獸私之其上者供宗廟次者供賓客下者克庖廚乃命
有司饁獸於四郊以獸告至於廟社 李筌太白陰經
曰古之諸侯田獵者為田除害上所以共承宗廟下所
以閑習武事太古之時人食禽獸之肉衣禽獸之皮後
代人數寢多衣食不足於是神農教其殖穀導以紡績
自是之後禽獸盈山林下平土害禾稼為人之苦於秋
冬無事則畋獵閑習兵革奮揚武威以備戒非常季冬
之月臘日太陰用事萬物畢成蟄蟲以伏乃具卒乘從
禽於山澤以教部分進退之儀

田獵二

六韜曰文王卜田於渭陽將大得非熊非羆天遣汝
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大吉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
馬于渭之陽見呂尚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焉

禮左

傳陳侯鄭伯會楚子於息遂及蔡侯次於厥貉將以伐
宋宋華御事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導以田孟諸宋公
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
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
以狗

取火

莊子曰梁君出獵見白雁羣下穀弩欲射之

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雁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止之梁君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他人對曰君以白雁故欲射殺人主君譬人無異於豺狼也梁君乃與龍上車歸曰樂哉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韓子曰孟孫獵得麕使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麕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為其子傅曰夫子不忍麕又且忍吾子乎 戰國策曰魏文侯與虞人期獵且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雨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

豈不一會期哉乃往自罷之魏於是始強 **增**史記平準書曰元鼎中天子始巡郡國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 晉書曰羊祜為平南將軍每會眾江河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 北史曰賀若弼平陳後撰其書策上之謂為御授平陳七策其一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噪及兵臨江陳人以為獵也 冊府元龜曰唐高祖武德八年十二月庚辰臘帝曰臘獵以供宗廟朕當躬其事以申孝享之誠於是車駕出巡狩

於鳴犢泉之野 文獻通考曰宋仁宗慶曆六年十一月獵於城南東韓村自玉津園去輦乘馬分騎士數千爲左右翼節以旗鼓合圍場徑十餘里部隊相應天子按轡中道親挾弓矢而屢獲禽是時道旁居民或畜狐兔鳧雉驅於場中因謂輔臣曰畋獵所以訓武事非專所獲也悉令縱之至棘店御帳殿召問所過父老子孫供養之數土地種植所宜人加恩勞還次近郊免所過民田租稅一年 續文獻通考曰金熙宗皇統九年十一月獵于忽刺溫渾山時右諫議大夫程案上疏曰比見陛下校獵凡羽衛從臣無貴賤皆得執弓矢馳逐而

聖駕崎嶇沙磧之地加之秋木叢鬱易以迷失楚田雲夢漢獵長楊皆大陳兵衛以備非常陛下奈何獨與數騎出入林麓沙漠之中前無斥堠後無羽衛甚非肅禁禦意也陛下若復獵當預戒有司圖上獵地具其可否然後下令清道而行擇衝要稍平之地爲駐蹕之所簡忠義牙爪之士統以親信腹心之臣警衛左右俟麋鹿既來然後馳射仍先遣搜閱林藪明立幟幟爲出入之馳道帝嘉納之 又曰明永樂二十一年上親征阿魯台車駕度偏嶺命將士獵於道旁山下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卒隨朕征討道中惟畋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

武事作其驍勇之氣耳

田獵三

原用三驅 留一面 湯出見羅者方祝湯問曰爾之祝

何也羅者曰從天下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入吾

網湯聞曰嘻盡之矣非祭其孰能為乃令解其三面留

其一 以四時 獲三品 簡其禮鄉師掌四時之田前期

伍獵 下詳 執晉鼓 植虞旗 下詳講武 田渭陽

獵漆澤 竝詳田 發小狝 瘡大兕 紀豎此大兕

獲三狐 從兩狼 竝驅從兩狼今損我謂我臧今詩

攻猛獸 奉辰牡 而禮翼氏掌攻猛獸各以其物為媒

時也 告介麋 獲彘兔 傳迹人告曰逢澤有介麋注

厲黃涿 倚紫陌 應場校獵賦乃命有司巡士周尋二

而拉征樹重圍於西陟列駿騎乎東坳 山虞 澤虞

竝掌田獵之 獸人 獸臣 網禮獸人掌罟田獸注罟

曰獸臣司原 二虞 四校 見上詳厲黃涿注 雙

川 九井 石上見魏文帝校獵賦 何法盛晉中興書桓

徒甚盛觀者傾坐石秀 樂野 金郊 越絕書樂野越

樂故謂之樂野 張協七命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天

疑地閉風厲霜飛將因氣而致殺臨金郊而講師

即鹿 從禽 易於外無逸飛下無遺走 獻禽 饑

獸司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 周禮若大田則師有

頌謂以 獻獸 致禽 秋獻獸物 冬獻狼夏獻麋春

武功部 鼎鑿類函卷二百九 田獵 田

校九峻武德四年閏月校獵九峻唐實錄

幄殿唐蘇世長從獵涇陽大獲帝入旌門詔左右曰從

為樂也宋仁宗慶曆五年十月幸瓊賜錦袍披

林苑門賜從官食遂獵于楊村幄殿

翠裘宋建隆二年十二月始獵于近郊賜幸臣至諸軍

風來五月校錦袍見玉海虞集寄海南故將軍詩海上

門舊識將軍面從獵上木蘭舟期格獸收禽相司馬

子虛賦其下有白虎元豹曼蛇豹西都賦射鵠呼

鹿北史解律光嘗從文襄下見班固西都賦表見一大鳥

刑子高曰此射鵠手也續文獻通考穆也丞相屬

柴與民同樂詩決拾既飲子嶺呼鹿通考穆也丞相屬

防出表不逐艾草有防注疏云田獵一夫非招不

往非時弗獵上見孟子宋端拱元年十月詔曰洛

之德解網之仁今後獵時行禮籠山絡野搜林蕩

非時更不於近甸遊獵見玉海結罝彌藪積禽為山見上

川見頻喻獲非熊賦下批後手孫風毛雨血上見李

張華遊獵詩賦下批後手孫風毛雨血上見李

見李班固獵賦下批後手孫風毛雨血上見李

西都賦固割鮮染輪飛毛灑雪上見司馬相如子

賦大獵平不肆險樂不至荒見上揚雄長楊賦續虞人箴下

簡力校武訓儉昭仁上見張衡東京賦草淺獸

肥氣豪馬健唐太宗貞觀五年正月大蒐于昆明池

有三天下太平家給人足一樂也草淺獸肥以禮田狩

弓不虛發箭不妄中二樂也六合同萬方咸慶張樂

高宴上下歡洽三樂也下見義成逢雪渭川獻

韓琦答孫太傅後園宴射詩下見義成逢雪渭川獻

武功部田獵

田獵

田獵

田獵

詩唐明皇校獵義成喜逢大雪率題九韻以示羣臣
唐魏知古傳先天二年從獵渭川獻詩以諷詩並見

飛鷹走犬

流情蕩志

柳澤上書曰今貴戚下

誕降謀訓觀以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則長享

福祿矣流情蕩志馳騁農興臥馬下諫焉稼成伏

勞形叱咤傷氣泣帖

草間拒之羅列好禮兼邪王初不許乃掛馬下諫焉

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暴禾稼以損下人要先踐殺司

馬獵後聽所為王還時五代何澤為洛陽令唐宗好

當馬而諫莊宗為之止獵並帖

之見苑中之獵畏韓休之聞上見白居易續虞人箴

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見孔帖

田獵四

增盤於遊田

書周公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准

故聽師田以簡稽二曰禮小幸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

稽計也計其士之卒伍也

與追胥

渴作

也今苑

取蔬食

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道

轡如細兩

不無乎

相出暴坐苑外

我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聞之不休曰

武功

我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聞之不休曰

我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聞之不休曰

我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聞之不休曰

我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聞之不休曰

腰音劉殺也蘇林曰腰祭名
 王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
 先使視獸又韓馮武通未江都
 十百獸中天子車駕通未江都
 馳視獸長洲苑吳地記長洲在
 如雲魏文帝詩中車出鄴宮校
 八音魏志文帝將出獵鮑勳上
 劉暉對曰獵勝於樂勳抗辭曰
 華蓋於原野傷生之至性風易
 兩而於原野傷生之至性風易
 晉書魏舒性射著韋無小無大
 衣入山澤每獵大獲其二兒俱
 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二兒俱
 見齊莊時年七歲庾謂曰若兒
 所謂無小無八歲庾謂曰若兒
 大從公子邁萬梁駟之所著之
 壯觀邁梁駟之所武

任之羣下唐政要虞世南諫獵
 交泰唐書貞觀十四年校獵同
 調已有妨又供獵事繕橋治道
 萬少延一句使場畢勞陛下六
 書褒獵罷乃咨天下事年姚崇
 至帝方獵渭濱即召見帝曰公
 帝說與俱馳逐緩速如旨帝歡
 帝倦獲各入其人又兵志每歲
 知相進逐百步每校為步隊十
 左校進逐百步每校為步隊十
 擊鉦隊各還擊鉦隊復各入其
 苑孔帖唐儉為民部尚書從獵
 劍斷豕頭顧笑曰天策長史不
 甚對曰漢高祖以馬上得之不
 武功部

定四方豈復快心于獸帝為罷獵人業射獵又呂元膺傳鄧號川谷

農飛鳥皆識又張直方好馳獵後居東都七獵臘

辰從獵命近臣飲謂論學宋白等曰可各賦臘辰從獵

詩至行宮禁鷹犬之獻文獻通考宋端拱元年十月

夏不得縱火于郊續文獻通考遼道宗清寧二年四月

不得縱火于郊又遼道宗大康二年八月獵于

萬有一危之途見司馬相南苑又明英宗天順二

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

旁有三海皆元之舊也今闕四門繚以周垣獐鹿雉兔

甚多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以來歲時蒐獵於此亦所以訓武也

田獵五

增詩晉張華遊獵篇曰歲暮凝霜結堅冰五幽泉元雲

晦黝合素雪紛連翩鷹隼始擊鷙虞人獻時鮮嚴駕鳴

儔侶攬轡過中田輿徒既整飭容服麗且妍武騎列重

圍前驅抗脩旃倏忽似回颺絡繹若浮煙鼓噪山淵動

衝塵雲霧連輕繒拂素霓織網陰長川游魚未暇竄歸

鳥不得還由基控繁弱公差操黃間機發應弦倒一縱

連雙肩僵禽正狼藉落羽何翻翻積獲被山阜流血丹

中亦馳騁未及勸曜靈俄移晷結置彌藪澤囂聲振四

鄙鳥驚觸白刃獸駭挂流矢仰手接游鴻舉足蹴犀兕

如黃批狡兔青駁撮飛雉鵠鷺不盡收鳧鷖安足視日

宴徒御勞賞勤課能否野饗會眾賓元酒甘且旨珍羞
墜歸雲纖肴出涿水人生忽如寄居世遽能幾榮辱渾
一門安知惡與美遊放使心狂覆車難再履伯陽爲我
誠檢跡投清軌 **原**周王褒和張侍中看獵詩曰上林
冬狩反田中講射歸還登宣曲觀共獵黃山圍嚴冬桑
柘慘寒霜馬騎肥縹盧隨兔起高鷹接雉 一作飛獨嗟
來遠客辛苦倦邊衣 **增**梁劉孝威行行且遊獵詩曰
之罘講射所上林娛獵場選徒騎楚客召狩誇胡王罕
車已戒道風鳥復起行飲飛具增繳材官命蹶張高置
掩月兔勁矢射天狼蹠地不遑逸排虛豈及翔日暮勾

陳轉風清鏡吹颺歸來宴平樂寧肯滯禽荒 **原**陳張

正見和諸葛覽從軍遊獵詩曰治兵耀武節縱獵駭畿
封迅騎馳千里高置起百重騰麋斃馬足飢烏落箭鋒
雲根飛燒火鳥道絕禽蹤方羅四海俊聊以習軍容 一作

戎唐太宗出獵詩曰楚王雲夢澤漢帝長楊宮豈若
因農暇閱武出轡嵩三驅陳銳卒七萃列林雄寒野霜
氣白平原燒火紅凋戈夏服箭羽騎綠沈弓怖獸潛幽
壑驚禽散翠空長煙晦落景灌木振巖風所謂除民瘼
非是悅林叢 **增**明皇校獵義成喜逢大雪詩曰弧矢
威天下旌旗遊近縣一面施鳥羅三驅教人戰暮雲積

成雪曉色開行殿皓然原隰同不覺林野變北風勇士
馬東日華組練觸地銀虜出連山縞鹿見月兔落高矰
星狼下急箭旣欣盈尺兆復憶磻谿便歲豐將遇賢俱
荷皇天眷 張說奉和聖製校獵義成喜逢大雪詩曰
文教資武功郊畋閱邦政不知仁育久徒看禽獸盛夜
霰氛埃滅朝日山川靜綽仗飛走繁桴絃筋骨勁帝射
參神道龍馳合人性五豨連一發百中皆先命勇爵鈞
萬夫雄圖羅七聖星爲吉符老雪作豐年慶喜聽行獵
詩威神入軍令 李白觀獵詩曰太守耀清威乘閑弄
晚輝江沙橫獵騎山火繞行圍箭逐雲鴻落鷹隨月兔

飛不知白日暮歡賞夜方歸 王維觀獵詩曰風勁角
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
市還歸細柳營迴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 張祜觀獵
詩曰殘獵渭城東蕭蕭西北風雪花鷹背上冰片馬蹄
中臂挂捎荆兔腰懸落箭鴻歸來逞餘勇兒子亂彎弓
又觀徐州李司空獵詩曰晚出郡城東分圍淺草中
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迎風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萬
人齊指處一雁落寒空 劉禹錫連州臘日觀莫徠獵
西山詩曰海天殺氣薄蠻軍步伍囂林紅葉盡變原黑
草如燒圍合繁鉦息禽興大旆搖張羅依道口旋犬上

山腰猜鷹慮奮迅驚鹿時跼跳瘴雲四面起臘雪半空
消箭頭餘鵠血鞍傍見雉翹日暮還城邑金笳發麗譙
劉長卿觀校獵上淮西相公詩曰龍驤校獵郢陵東
野火初燒楚澤空師事黃公千載後身騎白馬萬人中
笳隨曉吹吟邊草箭沒寒雲落塞鴻三十擁旄誰不羨
周郎小小立奇功 杜牧贈獵騎詩曰已落雙鷗血尚
新鳴鞭走馬又翻身憑君莫射南來雁恐有家書寄遠
人 宋蘇軾祭常山回小獵詩曰青蓋前頭點皂旗黃
茅岡下出長圍弄風驕馬跑空立趁兔蒼鷹掠地飛回
首白雲生翠巘歸來紅葉滿征衣聖朝若用西涼簿白

羽猶能効一揮 又司竹監燒葦園因召都巡檢柴貽
勗左藏以其徒會獵園下詩曰官園刈葦歲留槎深冬
放火如紅霞枯槎燒盡有根在春雨一洗皆萌芽黃狐
老兔最狡捷賣侮百獸常矜誇年年此厄竟不悟但愛
蒙密爭來家風迴焰捲毛尾熱欲出已被蒼鷹遮野人
來言此最樂徒手曉出歸滿車巡邊將軍在近邑呼來
颯颯從矛又戍兵久閑可小試戰鼓雖凍猶堪搗雄心
欲搏南澗虎陣勢頗學常山蛇霜乾火烈聲爆野飛走
無路號且呀迎人截來君逢箭避犬逸去窮投置擊鮮
走馬殊未厭但恐落日催棲鴉弊旗仆鼓坐數獲鞍挂

鴻鏡卷二百九
雉兔肩分麇主人置酒聚狂客紛紛醉語晚更譁燎毛
燔肉不暇割飲啗直欲追羲媧青丘雲夢古所吒與此
何啻百倍加苦遭諫疏說及羿又被賦客嘲淫奢豈如
閒官走山邑放曠不與趨朝衙農工已畢歲云暮車騎
雖少宿殊佳酒酣上馬去不告獵獵霜風吹帽斜 元
張翥題長孫皇后諫獵圖詩曰日邊雲氣五色文虬髯
天子真天人羽林猛士森成列六氣不驚清路塵太平
無征帝神武豈爲禽荒將按部已知哲后佐興王不數
樊姬能霸楚從容數語即罷田六宮迎笑花如煙蹕回
那待外庭疏聽諫由來同轉圜天寶神孫隳大業錦繡

五家爭蹀躞可憐風雪驪山宮正與真妃同射獵

原賦漢司馬相如子虛賦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
發車騎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
公存焉先生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僕樂王之欲誇僕
以車騎之盛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王駕車千乘選徒
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罟網彌山掩兔麟鹿射麋脚
麟鷺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
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僕對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
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特小小者耳名曰雲夢方九百
里楚王乃駕馴駁之馱乘雕玉之輿靡魚鬚之橈旃曳

明月之珠旂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
勁箭陽子參乘熾阿爲御按節未舒即凌狡獸蹙蛩蛩
駢距虛軼野馬聽駒駮乘遺風射遊騏脩眸倩泠雷動
焱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皆洞曾達掖絕乎心
繫獲若雨獸掩草蔽地於是鄭女曼姬蜚襪垂髻扶輿
倚靡錯翡翠之歲蕤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騁
騁乃相與獠於蕙圃掩翡翠射鷓微矰出織繳施雙
鷓下元鶴加怠而後發遊乎清池浮文鷁揚旌拽張翠
帷建羽蓋網玳瑁鉤紫貝攄金鼓吹鳴籟榜人歌流聲
喝水蟲駭波鴻沸湧泉起奔物會磊石相擊硠硠磕磕

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於是楚王登雲陽之臺
泊乎無爲淡乎自持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將
割輪焯自以爲娛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
是何言之過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厚德而盛推雲夢
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且齊觀
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遊孟諸邪與肅慎爲鄰右以
暘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傍俛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
於其胷中曾不芥蒂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
苑囿之大何爲無以應哉 又上林賦亡是公听然而
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

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九峻截薛
南山峨峨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
校獵乘鏤象六玉虬拖霓旌靡雲游前皮軒後道游孫
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
獠者江河爲陸泰山爲櫓車騎雷起殷天動地生貔豹
搏豺狼手熊羆足犖羊凌三峻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
赴險越壑厲水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
倒於是乎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
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倏復遠去流離輕禽蹙履
狡獸追怪物出宇宙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然後揚

節而上浮凌驚風歷駭焱乘虛無與神俱躡元鶴亂昆
鷄適孔鸞促鷄鷄拂翳鳥捎鳳凰捷鷓鴣掩焦朋道盡
塗殫回車而還觀士大夫之勤略均獵者之所得獲徒
車之所躡轡步騎之所蹂躞人臣之所蹈藉與其窮極
倦虓驚憚讐伏不被創刃怖而死者他他藉藉掩平彌
澤於是乎遊戲懈怠置酒乎顛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
寓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熳於前靡曼美色於
後於是酒中樂酣天子曰嗟乎此太奢侈朕以覽聽餘
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靡麗
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乃解酒罷獵

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游乎六藝之圃馳驅乎
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驅虞弋元鶴舞干
戚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
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如此故獵乃
可喜也若夫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
無德厚之恩則仁者不由也由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
哀哉 揚雄羽獵賦史臣序之曰孝成帝時羽獵雄從
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
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武帝廣開上林周袤數
百里遊觀後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
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飾林樂所營尚泰奢麗誇詡
非堯舜成湯文武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
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諷之曰元冬

季月天地隆烈帝將惟田於靈之囿乃詔虞人典澤東
延昆隣西馳閭闔儲積共侍戎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
禦自汧渭經營艷鎬爾乃虎落三峻以爲司馬圍經百
里而爲殿門營合圍會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
東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鎔鄒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
垂天之翼張竟野之罟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
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滢滢與與前後要遮於
是天子乃以陽晁始出乎元宮六白虎載靈輿蚩尤竝
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旗曳捎星之旃霹靂烈缺吐火
施鞭蹂蕙圃踐蘭唐方馳千駟狡騎萬帥虓虎之陳縱

橫轆轤森拉雷厲蕭條數千里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
別趣東西南北騁嗜奔欲拖蒼豨跋犀犛蹶浮麋斲巨
挺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森林叢爲之生塵及至獲夷
之徒蹶松柏掌蕨藜獵蒙籠麟輕飛車騎雲會登降閭
藹泰華爲旒熊耳爲綴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
浦聊浪乎宇內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背羿氏控弦皇
車幽鞬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徒陣各按行伍壁壘天
旋神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
軍驚師駭刮野埽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
繡鳴陽追天寶出一方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沈沈溶

溶遙噓乎絃中三軍芒然窮穴闕與亶觀乎熊羆之擎
攫虎豹之凌遽徒角搶題注賊竦警怖魂亡魄失觸輻
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丘累陵聚於是禽
殫中哀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
江河東瞰日盡西暢無涯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探
蠟排綺薄索蛟螭蹈獺獺據龜鼉乘鉅鱗騎鯨魚浮彭
蠡自有虞方稚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胎珠鞭洛水之
宓妃餉屈原與彭胥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
脩唐典因雅頌捐讓於前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
隣是以旃裘之王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

廬山羣公常伯喟然竝稱曰崇哉乎德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觀東岳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火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遊創道德之圃弘仁惠之虞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於是醇洪

增又長楊賦序曰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以諷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椽截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羅

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蹕陸錫戎獲胡搃熊羆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為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於農人三旬有餘其厯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今朝廷純仁尊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票禽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壓月窟東震日域又恐後

武功部

洪鑑類書卷一百九

田獵

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爲國家之大務淫荒畋獵陵
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軻日未靡旃從者彷彿翫屬
而還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
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
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杭稻之地周流梨粟之林蹂踐
芻蕘誇詡衆庶盛狝獲之收多麋鹿之獲哉 後漢班
固西都賦曰命荊州使起烏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闐
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理其營
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罟網連絃籠山絡野列卒周匝
星羅雲布於是乘鸞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

遂繞鄴鄙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
雷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
息爾乃期門飲飛列刃攢鏃要趺追蹤鳥驚觸絲獸駭
值鋒機不虛持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颺颺紛
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援狄
失木豺狼懾竄爾乃移師赴險竝蹈潛穢窮虎奔突狂
兕觸蹶許少師巧秦成力折持僂狡扼猛噬脫角挫脰
徒搏獨殺挾獅豹拖熊螭曳犀犛頓象羆超洞壑越峻
崖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
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

沈氏卷二百九
枕藉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魚騰酒車
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爵 又東都賦曰若乃順時
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
雅歷騶虞覽駟鐵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
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泛灑風伯清塵千乘雷動萬
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鋌彗雲羽旄埽霓旌旗拂天吐焰
生風欲野歎山日月爲之奪明丘陵爲之搖震遂集乎
中囿陳師按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摠將帥然後舉
烽伐鼓申令三驅輕車霆激驍騎電騫由基發射范氏
施御弦不睨禽轡不詭遇飛者不及翔走者不及去指

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
未溱先驅復路屬車按節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
懷百靈 又張衡東京賦曰文德既昭武節是宣三農
之隙曜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虞人掌焉先期戒
事悉率百禽鳩諸靈囿獸之所同是謂告備乃禦小戎
撫輕軒中畋四牡旣佶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迄於
上林結徒爲營次和樹表司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軍
聲三令五申示戮斬牲陳師鞠旅教達禁成火烈具舉
武士星敷鵝鶴魚麗箕張翼舒軌塵掩迹匪疾匪徐馭
不詭遇射不剪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馬足未極輿徒

不勞成禮三驅解罟放麟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
仁慕天乙之弛罟因教祝以懷民儀姬伯之渭陽失熊
羆而獲人澤浸昆蟲威振八寓好樂無荒允文允武薄
狩于敖既瑣瑣焉岐陽之蒐又何足數 又西京賦曰
爾乃振天維衍地絡蕩川瀆簌林薄鳥畢駭獸咸作草
伏木栖寓居穴託起彼集此霍繹紛泊在於靈囿之中
前後無有垠鍔虞人掌焉爲之營域焚萊平場榘木剪
棘結置百里迄杜蹊塞麇鹿麀麋田偪仄天子乃駕
雕軫六駿駮弧旌枉矢虹旃霓旄華蓋承辰天畢前驅
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屬車之遙載獫狁獠匪惟玩好迺

有秘書從容之求實俟實儲陳虎旅於飛廉正壘壁乎
上蘭燎京薪駭雷鼓縱獵徒赴長莽邈卒清候武士赫
怒緹衣韎韐昨盱跋扈光焰燭天庭囂聲振海浦河渭
爲之波盪吳嶽爲之陔堵百禽悛遽駭瞿奔觸喪精亡
魂失歸忘趨投輪關輻不邀自遇飛罕捕箭流鏑掩撮
矢不虛捨鋌不苟躍當足見踉值輪被輾僵禽斃獸爛
若磧礫若夫遊鷗高翬絕阮踰斥鷃兔聯猿陵巒超壑
比諸東郭莫之能獲乃有迅羽輕足尋影追括鳥不遐
舉獸不得發青骹摯於韝下韓盧噬於縶末及其猛毅
鬚鬚隅目高睚威懾兕虎莫之敢伉乃使中黃之士育

獲之儔朱鬣鬣植髮如竿袒裼戟手踉蹌盤桓鼻赤
象圈巨狴攄狒狒批獾狻猊落突棘藩於是鳥獸殫
目觀窮遷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宮收禽舉齒數課衆寡
割鮮野饗犒勤賞功皇恩溥洪德施徒御悅士忘疲巾
車命駕迴旆右移襍沓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之池
登豫章簡矰紅蒲且發弋高鴻挂白鶴聯飛龍於是命
舟牧爲水嬉浮鷁首翳雲芝釣魴鯉纏鯉鮪搯水豹馬
潛牛澤虞是濫何有春秋逞欲畋鮫乾池滌藪上無逸
飛下無遺走 唐梁獻大閱賦曰惟聖有作羣動咸遂
猶且脩干羽除戎器懿文德恢武備大閱之禮所謂簡

車徒謀元帥以虞以度習無不利故冬令有典夏官是
司擇元辰於仲月得剛日於斯時然後萊田立表斬牲
徇陣駢馳翼驅旅進鉦鐸錫鏡之數物有攸施坐
作疾徐之節教無不順才實天生用猶日慎遵蘭防而
合禮罷芟野而作鎮戎士趨夫呈才逞武將搜廢以雄
入顧振旅而盡取公之私之有倫有矩崇七德之豐禁
邁三驅而誇詡暨乎整衆而入軍容翕習囀聒騰驤天
動地岌亦取睽而致用誠猶火之不戢 又胡璠賦曰
乾坤設象帝出乎震文經邦而遐邇安武禦寇而上下
順厥二道之可久同五材而皆進故軒轅出涿鹿之戰

流鏑類曰卷二百九
顯頊列共工之陣雖八荒有截而七德是崇塞外馬肥
寧控弦而習戰漢家農隙且講事而威戎於是簡車徒
命將帥崇文物設武備旌旗齋齋而風飛士馬囂囂而
雲萃竟澤彌谷殷天動地銜枚無聲擊鼓作氣琯弓月
滿寶刀霜利申前驅誅後至爲三表而有節歷千古而
不墜長楊草落鄴杜霜明抱木之猿見矯矢而遙泣傷
弦之雁聞虛弓而已驚且夫設席張幕蒙盾負羽獸之
大小旣公私而殊獲野之險易亦人車而各主豈即鹿
而無虞誠獻禽而後取此非以田獵縱天下之極觀亦
因之簡衆而習武

原

魏文帝校獵賦曰披高門而方

軌邁夷途而直駕長鍬亂電飛旗拂天部曲按列什伍
相連峙如藁林動若崩山超崇岸之曾崖厲障蒞之雙
川列翠星陳戎車方轂風迴雲轉埃連颺屬雷響震天
地譟聲蕩山岳遂躡封豨藉塵鹿捎飛鳶接鸞鷲聚者
成丘陵散者填溪谷流血赫其丹野羽毛紛其翳日考
功效績班賜有叙分授甘魚飛酌清醕割鮮野享舉爵
鳴鼓鑿輿促節騁轡迴翔望雀臺而增舉涉幽壑之花
梁 又王祭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拊流星屬
繁弱選徒命士咸與竭作旌旗雲繞鋒刃林錯揚輝吐
火耀野蔽澤山川於是搖蕩草木爲之摧撥禽獸震駭

武力部

田獵類函卷二百九

田獵

聖

魂亡氣奪舉首觸網搖足遇撻陷心裂胃潰腦破頰鷹
犬競逐奕奕霏霏下鞞窮縶搏肉噬肌墜者若雨僵者
若坻清野滌原莫不殲夷 晉左思蜀都賦曰若夫
王孫之屬卻公之倫從禽於外巷無居人竝乘驥子俱
服魚文元黃異校結駟繽紛西踰金隄東越玉津朔別
晦期匪日匪旬楚陷蒙龍涉獵寥廓鷹犬儵眴羅絡
幕毛羣陸離羽族紛泊翕響揮霍中網林薄層麋剪
旄塵帶文虵跨雕虎志未騁時欲晚追輕翼赴絕遠出
彭門之闕馳九折之坂經三峽之崢嶸躡五岫之蹇嶮
戟食鐵之獸射噬毒之鹿拍羆氓於萋草彈言鳥於森

木拔象齒戾犀角鳥殺翮獸廢足殆而竭來相與第如
滇池集乎江洲試水客漾輕舟娉江斐與神遊翳翡翠
釣鯉鮪下高鵠出潛虯騰波沸涌珠貝汜浮若雲漢含
星而光耀洪流將饗獠者張帟幕會平原酌清醑割芳
鮮飲御酣賓旅旋車馬雷駭轟轟闐闐若風流雨散漫
乎數百里之間 又吳都賦露往霜來日月既除草木
節解鳥獸脂膚觀鷹隼誠征夫坐組甲建祀姑命官帥
而擁鐸將校獵乎具區烏滸狼隳夫南西屠儋耳黑齒
之酋金鄰象郡之渠鞮雪警捷先驅前途俞騎騁路指
南司方出車轡轡被練鏘鏘吳王乃巾玉輅軺驕驕攝

烏號佩干將羽毛揚鞋雄戟耀鉞六軍袍服四騏龍驤
峭格周施置爵普張罽罕瑣結畏蹶連綱隄以九疑禦
以沅湘輜軒蓼擾殼騎熠煌鉦鼓疊山火烈燦林飛爛
浮煙載霞載陰菴攔雷破崩巒陲岑鳥不擇木獸不擇
音驀六駮追飛生彈鸞鷁射篠挺白雉落黑鳩零陵絕
嶠礁聿越巉嶮封禘旒神螭掩剛鏃潤霜刃染於是弭
節頓轡齊鑣駐蹕徘徊倘佯寓目幽蔚覽將帥之拳勇
與士卒之揚抑羽族以觜距爲刀鉞毛羣以齒角爲矛
鈇皆體著而應卒所以挂扞而爲創痍衝躡而斷筋骨
雖有石林之峯岬請攘臂而靡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

抗足以趾之顛覆巢居剖破窟宅仰攀鷄鷄俯蹴豺獍
剗劓熊羆之室剽掠虎豹之落猩猩啼而就擒萬萬笑
而被格輕禽狡獸周章夷猶狼跋乎緇中忘其所以睽
賜失其所以去就魂褫氣懾而自踢跌者應弦而飲羽
形儂景僵者累積而增益雜襲錯繆傾藪薄倒岬岫巖
穴無斲縱翳薈無鷹鷂思假道於豐隆披重霄而高狩
籠烏兔於日月窮飛走之棲宿又夏侯湛獵兔賦曰
爾乃乘露箱御良馬盾戈接於廣漠弓矢連於曠野端
眺萬萊摘盱榛穢落日攢慨傍窺菡薈視兔之所隱
乃精望而審發弦絕箭激驚伏竝斃搜陵危險覓歷岡

臯留留挂於重林疎置結於通藪密驚視於草間暫見
之於蒙茸擬以銳及規以良弓覩毫末而放鏃乃殪之
於窟中或紛歛赫以驚鶩影跳竦而揚白擢輕足之犛
犛振遊形之躍躍弓不暇彎置不及幕爾乃鷹鷂翻以
飄揚勁翼謾而下獬馬釋控以長騁鬱騰空而陵厲翕
習於迴阻之間繚繞於山澤之際盤紆遊田其樂泄泄
心既倦兮日遷命輿駕兮將還息徒蘭圃秣驥華田目
送歸鴻手揮五弦優哉悠哉聊以永年 唐李白大獵
賦曰嚴冬慘切寒氣凜冽不周來風元冥掌雪木脫葉
草解節是月也天子處乎元堂之中樂農人之間隙兮

因校獵而講戎乃使神兵出於九闕天仗羅於四野徵
水衡與林虞辨土物之衆寡千騎颺埽萬乘雷奔捎扶
桑而拂火雲兮刮月窟而搜寒門赫壯觀於古今業搖
蕩於乾坤君王於是駕玉輅之飛龍歷神州之層岑遊
五柞兮瞰三危挾細柳兮過上林擢倚天之劍彎落月
之弓河漢爲之却流川嶽爲之生風羽旄揚兮九天絳
獵火然兮千山紅乃召蚩尤之徒叢長戟羅廣澤呵雨
師走風伯稜威耀乎雷霆烜赫震乎蠻貊陋梁騶之體
制鄙靈囿之規格而南以衡霍作襟北以岱恒作袂夾
東海而爲塹兮拖西溟而流渠麾九州之珍禽兮爲千

羣以空入聯八荒之奇獸兮屯萬狀以來居雲羅高張
天網密置罟罾縣原峭格掩路彼層霄與殊榛罕翔鳥
與伏兔吳驂走練宛馬蹠血縈衆山之聯綿隔遠水之
明滅使五丁摧峰一夫拔木而田強古冶之雋鳥獲中
黃之黨超崢嶸獵莽蒼嗚呼哮囁風旋雷往脫文豹之
皮抵元熊之掌批後手猱挾三挈兩旣徒搏以角力又
揮鋒而爭先行魁號以鷲睨兮氣赫火而歆煙拳封猯
肘巨挺梟羊應叱以斃踣猓兪亡精而墜巔窮遐荒蕩
林藪扼土狃殫天狗脫角犀頂拔牙象口埽封狐於千
里捩雄虺之九首咋騰蛇而仰吞拖奔兕以却走君王

於是峨通天靡星旃奔雷車揮電鞭觀壯士之效獲顧
三軍而欣然曰夫何神扶鬼標之駭人也又命建夔鼓
厲武卒雖踰礫之已多猶拘怒而未歇集赤羽兮照日
張烏號兮滿月戎車轆轤以陸離鼓騎煌煌而奮發則
有白緇飛駿窮奇羆貓牙若錯劍鬚如叢竿口吞艾鋌
目極槍櫓碎琅瓊攫玉弩射猛蠹透奔虎金鏃一發旁
疊四五雖鑿齒磨牙而致仇誰謂南山白額之足覩總
八校搜四隅馳專諸走都盧窮造化之譎詭何神怪之
有餘所以噴血流川飛毛灑雪狀若乎高天雨獸上墜
於大荒又似乎積禽爲山下崩於林穴陽烏阻色於旭

日陰兔喪精於明月思騰裝上獵於泰清所恨穹昊之路絕而忽也俄而君王茫然改容愀然有失於是居安思危防險誠逸斯馳騁以狂發非至理之弘術乃去三面之網示六合之仁雖剪毛而不獻豈割鮮以染輪解鳳凰與鸞鷲兮旋駒虞與麒麟獲天寶於陳倉載飛熊於渭濱於是享獵徒封勞苦軒行庖騎酌醕韜兵戈火網罟然後登九霄之臺宴八紘之圃開日月之扃闢生靈之戶聖人作而萬物覩覽蒐岐與狩敖何宣成之足數哂穆王之荒誕歌白雲於西母若飽人以淡泊之味醉時以醇和之觴鼓之以雷電舞之以陰陽虞乎神明

扭於道德張無外以爲罝琢大朴以爲杙頓天網以掩之獵俊賢以御極若此之狩罔有不克豈比夫子虛上林長楊羽獵計麋鹿之多少誇苑囿之大小哉又裴度三驅賦曰古之畋獵自天子達諸侯秋則獮春則蒐非有情於殺戮固無取於盤遊蓋以時稼之所害示軍容之克修是乃張我武出于畋植靈旗以準的應晉鼓以周旋兵作於後獸驅於前背主而去者以其逆而必殺委質而來者以其順而必全是知從禽之中有古義焉何乎哉三驅之義我則有以且以驅爲名至三而止驅者以無合圍之道三者以有知足之理蓋以明上帝

之心見聖人之旨初其擇吉日戒師期既逐獸以禮亦使人以時不如追軍詎設左右之翼有異捕鹿寧分犄角之師夫堯舜而來殷周以往皆順時而行令非害物以示養無違者不殺知有異於焚林犯德者取之固無間於漏網逮乎大漢遊盤是資馳騁是耽崇苑囿而大開里寧止百取庖廚之饜飫豈惟三我國家修古典斥遊宴狩不奪於三時網唯留於一面大田多稼聊會獵以長苗四海無虞徒因蒐而教戰又頻喻畋獲非熊賦口畋者所以講武賢者所以輔弼能順時以弘閱逢命世之間出得賢於蒐狩之場効獲乎霸王之術是

以賦車攻練吉日駕駟牡之既閑儼七驪以齊蹕於是列卒滿路張罟竟天傾藪刮野搜林蕩川小殷湯之教祝同周文之獵賢治國之規必聞獻可從禽之樂寧假獻豸如斯則沃心之期乎說啟乃入夢之知夫兆先觀夫獵車未貫大綏將弭得賢之繇既符非熊之姿宛是馬足不及皮軒遽迴解雲羅之周布廣天仗以全開用割鮮之能我則曾事於屠釣誇染輪之味我則將和於鹽梅且夫博採為聖旁求斯盛寧知校獵之遊更展弓旌之命白駒皎皎無煩空谷之維束帛戔戔不待中園之聘馳騫乎道德之圃故逸飛之遺走將賢能之是擇

在麋鹿而何有十旬失位悲夫洛汭之歌三品克庖詎比渭濱之叟

增箴左傳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悅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原書漢司馬相如諫獵書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險阻搏一作射猛獸卒然

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旋轉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楛之變而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亦難乎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途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

意幸察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

武功部五

耀武 謀策

訓練 料敵

號令

耀武一

原觀兵

揚武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書我武惟揚

佳兵

驕兵

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

貴右恬澹為上勝而不美文子曰驕兵勝而不美

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謂之驕兵

而勿矜

弗戢自焚

好戰必亡

竊弄凶器

啓迪禍階

惟甲冑起戎

惟干戈省

躬書說

陳若林之衆

萃如虎之師

示衆

有名

武功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

耀武

師有善 黷武 取威 增非敢耀武 不可究武 傳

智伯伐齊 智伯曰齊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

窮畋極獵

威戎夸狄

都賦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

耀威中原

陳兵雒水

宣東賦文德既昭武節是

惟仲冬大閱西園武備志劉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

而觀之 列 投鞭斷流 舞劍前導 秦王堅會羣臣於

承業乘三十載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露王化今略

計吾十卒可得九十七萬以吾之衆投難於江可斷其

流又險之足恃乎 宋太平興國初上有取太原之

躍其身左右承之會北戎遣使脩貢上宴其使於殿

因出劍十數百人相揚鼓譟揮刃而入跳躡承接霜鋒

雪鏑飛舞滿空戎使見之恐形於色 因大儼而示武

耀淮以安民

文獻通考後魏文成帝和平三年因

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鐘鼓以為節度 宋史楊

存中與全戰於拓泉賊之而濠圍猶未解張俊與有

曰吾欲與楊太尉耀兵淮上安撫濠梁之民 高會

漠北而還 耀兵積北而歸 唐書王忠嗣開元末節度

北討奚如皆戰於河三湖三克輝武漢北高會而還

南思力示不與角賊深入至夏州乃整陣擊敗

之重關八百里會毗伽可汗死耀兵積北而歸

耀武二 耀武 耀武 耀武 耀武 耀武 耀武 耀武

原 踴躍用兵 詩 陳師乘而觀之 左傳齊侯陳諸侯

觀 暴而不戢 晉師敗績左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

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曹則者也今我使三國暴戢

武功 耀武 耀武 耀武 耀武 耀武 耀武 耀武

書耀兵夜斫營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

三日賊疲乃退子儀至恒陽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

守去則追之書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

儀先期曰賊倦矣可以

出戰戰於嘉山大破之

回鶻不敢仰視

王鏐為河中

鷓入朝鏐欲示威武乃悉軍迎逆列五十里旗幟鮮明

戎鏐屏密回鶻恐不敢仰視鏐然受其禮帝聞嘉之

徒飾其外五代史王審知帥鄉人告急莊宗自將

出贊皇會德威於石橋管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驤

拱宸等軍皆深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

日晉兵望之色動德威勉其眾曰此汴

宋傭販兒徒飾其外爾其中不足懼也

聲宋史李繼隆端拱初為定州都部署淳化初上遣使

密諭若契丹復入寇朕當親討繼隆上奏曰自邊邑

多虞陛下不以臣不才任以疆事臣敢不講求軍虞

震耀戎容奏揚天聲以遏外侮殄此微妖當責將帥

訓練

訓練

訓練

訓練

訓練

訓練

訓練

訓練

原月令曰孟秋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傑俊

漢書刑法志曰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

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

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

立武之大略也

增司馬法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

緩不過三舍以明其禮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以明其

仁成列而鼓以明其信爭義不爭利以明其義又能舍

服以明其勇知終知始以明其智六德以時合教以為

民紀之道自古之政也

又曰教惟豫戰惟節

孫子

曰士卒孰練注云辨旌旗審金鼓知進退閑馳逐便弓

武功部

武功部

沙金卷之三十一
三
矢習擊刺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屈伸往來無不如意
此練士之謂也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
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
矣 又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
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
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
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唐
李衛公問對中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
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絕而
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碁於盤若無畫路

綦安用之 杜牧戰論曰天下無事之時戰士離落兵
甲頓弊車騎削弱天下雜然盜發則疾驅以戰此宿敗
之師是不蒐練之過也 性理楊龜山曰兵農不可以
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
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申之以卒伍
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
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
伍法不修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齊
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某竊謂雖有仁義之
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於左汝不

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之牧誓曰
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乃
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為後
世法也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
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 登壇必究
教兵篇曰先正有言練兵之法莫先練心人心齊一則
百萬之衆即一人之身 武備志茅子曰天垂象日月
星辰繫焉使日不左月不右五星無定位二十八宿無
定次則天亦不能攝衆而失其尊聖人之道以六經為
筌蹄然夫子不刪詩書定禮樂繫爻象作春秋則學官

無而門弟子無而業來者何以窺藩籬往者何以師百
世故兵之有陣天之垂象也兵之有練聖人之六藝也
陣而不練則土偶之鬚眉耳練而不陣猶驅虎豹入市
徒以走衆使三人同心乘勢而捽則立斃矣

訓練二

原教士 訓戎 禮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 明恥
關心 傳明恥教戰 訓旅 練兵 五載大簡 一
人不戮 於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蔦終
日而畢鞭七 簡兵蒐乘 鞭七貫三
人貫三人耳 簡兵蒐乘 鞭七貫三
之谷晉將通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
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帥陳焚次明日將戰行

武功部

得蓋頁為卷之百十

訓練

五

俱擊而坐裨將教成合之大將大將教之陳于中野
 唐書馬燧進河東節度使太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
 遂募所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
 器用完備居一年闢廣場羅兵三萬以肆威震北方
 板為鼓瓦為金野詳陳中懷忠孝動鬼神飛傳紹岳
 興七年飛上章乞解職宗元還言將和上銳人懷忠孝
 其軍帝累詔趣飛還職宗元還言將和上銳人懷忠孝
 皆飛訓養所至帝大悅訓練疆兵動鬼神御
 詩指揮能事回天地訓練疆兵動鬼神御
 修爾車馬乃誓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
 鋒刃無敢不善詩修爾車馬乃誓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
 弓矢無敢不善詩修爾車馬乃誓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
 友尉繚子曰使什伍如親戚卒兵弱能強令弊能
 起尉繚子曰使什伍如親戚卒兵弱能強令弊能
 令一尉繚子曰使什伍如親戚卒兵弱能強令弊能
 親之舍兵弱能強之地大能守之國車不出于閩組甲不

出于彙而威三官不謬五教不亂登壇必究教兵
 服天下矣不謬五教不亂是謂能軍三官者鼓金旗也五教者耳
 目手足心也教目知形色之旗教耳知號令之數教足
 知進退之用五者用習是長短之兵教心知出教法格
 賞罰之宋史元豐二年內出教法格并圖象頒
 置訓練官行之步兵及馬射使蕃槍步用標排皆有
 法象元豐四年諸路置訓練官廢遣孳耄料簡驍
 銳唐書李德裕徒命南節度使料簡驍銳司馬光上
 神宗書曰為廢遣孳耄十三四士無敢怨司馬光上
 士卒修整屏利變更昔欲以精器械然後為陛下所
 欲為無異選徒練旅課才程氣柳宗元與州江運記
 不可也梁選徒練旅有眾孔武繕甲淬兵程能校藝書
 玉海標校課才勵勇程氣繕甲淬兵程能校藝書
 李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乃籍戶三丁擇一
 編其徭州給弓矢令閒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
 武功

訓練

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得成卒二萬既不虞于官而府
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卒兵遂雄山東續文獻通
考宋素說友上言曰平居無事程能較藝日教正不
溫月習有增無減一遇征行莫非強勇之士

教奇 畏我不畏敵 唐李衛公問對中靖曰古人善用
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 猶布碁於盤 非驅虎入市
之也 下詳訓練一 怯不得獨退 淮南子兵略訓
並詳訓 勇不得獨進 如臂之使指 若子之衛父
練其心 其力勇者不 得獨進 怯者不得獨退

同其心 其力勇者不 得獨進 怯者不得獨退
得獨進 怯者不得獨退 如臂之使指 若子之衛父
上詳訓練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
用之謂之殃民朱子曰教民者教之禮義使之人事父
民乃可以即戎使之敵愾禦侮臨陳之際皆如手足之
捍頭目于死地也衛父兄矣不然則 如手足捍頭目
是陷之于死地也故謂之殃民

若虎豹有爪牙 官上詳子之衛父注 淮南子兵略訓五
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
擇其人之技能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
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為用
原率素勵以行必無勇也 驅白徒而戰是謂棄之
白帖素勵空猛非勇也
白徒不習訓之師也

訓練三
原載續武功 詩一之日于貉二之日其同 增師子之
又方叔游止其車三千師 原日討軍實 子左傳樂武
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也 軍實軍器 增訓
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注討治也 軍實軍器 增訓
卒利兵 蓐食潛師夜起 戍子敗秦師于令狐 選而
別之愛而貴之 吳子曰選而別之愛 訓士流涕 屈突
通訓勉士卒必流涕故力 尊君親上 性理朱子曰管
雖窮而人尚為之感奮

訓練
詩一之日于貉二之日其同 增師子之
又方叔游止其車三千師 原日討軍實 子左傳樂武
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也 軍實軍器 增訓
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注討治也 軍實軍器 增訓
卒利兵 蓐食潛師夜起 戍子敗秦師于令狐 選而
別之愛而貴之 吳子曰選而別之愛 訓士流涕 屈突
通訓勉士卒必流涕故力 尊君親上 性理朱子曰管
雖窮而人尚為之感奮

五乃戰士也所以教之孝
弟忠信尊君親上之義
封殖其家砥礪其人
宋史兵志
知定州蘇軾言寶元慶曆中趙元昊反范仲淹劉滄神
世衡等專務整緝蕃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
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
練兵常若寇至
又政和
賊來無所得故元昊復臣
西羌久為邊患今陝西河東
異其籍厚其廩
初臣僚
路帥臣訓練兵伍常若寇至
言今日兵貧若此思變而通之於卒伍中取強武者異
其籍而厚其廩時試之弓弩課之武藝秋冬使之校獵
其有材力精強則厚賞資之又於其中拔其尤者數
愈少而廩愈厚待之如子弟倚之如腹心緩急可用

訓練四

增詩宋韓琦答孫植太博後園宴射詩曰因憶當年黠
羌叛非才誤授將軍鉞帳下貔貅十萬師力過生犀心
似鐵大仁未許覆兇巢飭謹封垂禦侵越悍夫猛士志

待騁貯填憤氣何由洩正值高秋天氣寒塞場霜重嚴
風刮約束偏裨整隊兵旌旗爍電戈矛雪驅出長郊閱
奇陣離合應麾皆有節次引精銳較絕技控弦命中無
虛發氣豪馬健走危坡直下千尋未嘗覺收軍校獵圍
平原犬順人呼鷹解絀山麋衝軼犯勁矢岡兔奔逃迷
狡穴大鵬盤空不輕搏老狐仰視肝膽裂駐鞍賞獲獠
部曲浪瀉酒車輪染血將軍未酣眾心醉耳後風生鼻
頭熱

策宋蘇軾訓兵旅策曰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
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

蛟龍伏乎其中而威見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
於鯁蚌之所蟠狎豚之所牧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
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未嘗無才患
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
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為用而不
可廢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
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久則是不先名之
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
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
之以武舉而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

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為未必然而
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天下之實才不
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
戰不可得而試也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
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
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
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
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
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
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

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
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
而用也

號令一

原銜枚

按轡周禮軍旅令銜枚禁

倚轅而令挈

壺以令

韓子云吳起為魏武侯西河守倚一車轅於北

禮挈壺

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注云謂為軍穿井井成挈

壺縣其壺

上令軍中士眾皆望見知此

春令糧

鄭司農注曰縣轡於所當舍止之處使軍望見

於所當廩

假之處令軍望見當廩假於

此下也

春所以盛糧之器故以春表廩

奉將天罰

恭行天罰

甘誓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

致天之罰

底天之罰

湯誓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

咸聽朕

命

咸聽朕言成聽朕命

朕

振鐸拱稽執禁齊眾

敗麥割髮

取米殺妻

公馬騰

入麥中救主爵議罰對曰春秋罰不加尊曹公

曰作以

自犯何以率下然孤為軍率不可殺請自刑拔

劍割髮

置地首承嘉亂郭默率眾自為焉撫循將士

其得權

心默始先陸嘉取官米十石餉妹默自殺妻以

私也

耳目在旗鼓婦人令左右

鼓以進

退史記孫武以兵法見于吳王闔廬闔廬曰

可試以

婦人乎曰可于是出宮中美人得百人孫

子分爲

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

曰前則

視心左視右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

武功

則視心左視右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

約來既布乃設鉞
鉞即三令五申之
後期斬監軍
不整髮職吏
將帥

親戲下兵不整
吳志射擊校尉孫
松子公于中
最失利叱斬子

取筮泣斬士
志斷艾遣子忠
與諸葛瞻戰不利
吳

書呂蒙到南郡
約令軍中不得
以歷人家有所求
取蒙

以鄉里故而廢
法遂棄新
既申詔語之言
必整

堂堂之陣
言容詔語音
既崇四七之名
安可二三

之令
行間將整其什伍
下令不可以二三
並白

管寄軍令
明軍約管子謂
齊桓公曰君欲速
得志于

致民志
從君命
司馬法有虞氏戒
於國中欲民

民先成其慮也
殷誓於軍門之外
欲民先意以待事也

周將交刃而誓
之以致民志也
左傳簡子誓曰范氏

二子順天明
從君命經德義
除話恥在此行也

如春
令如山
章孝標王師如
時雨賦知我者信
號令

與五年命岳飛
招捕楊么賊黨
黃佐曰岳節使號
令如

山若與之敵
無生理不如往
降節使誠信必善
遇我

降
如斧鉞
如雪霜
如斧鉞子曰賞
如日月信如四時

命者未之間也
許洞虎鈴經出將
篇曰干將士卒不
用

素行
人樂聞
孫子曰令素行
以當國之大命矣
令

令而人樂聞
與動眾而人樂
戰交兵
信行國內

威震天下
尉繚子曰發號
出令信行國內
軍無二

令
將無還令
尉繚子曰其令
不煩而威震天下
軍無二

武功部
號令
號令

之所以為威者號令也故將無還三令五申一逆

百失惡施則百惡結故善施於順民惡施於凶民則令

行而無怨竊符下令揚麾誓眾趙國策魏王使晉鄙救

子無忌姊也公子見其客侯生再拜問計生曰吾聞晉

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且公子嘗為

報其父讐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鄙兵此救趙西却秦

此五霸之功也公子如其言得兵符俱歸不聽使擊之公

令有所不受臣客朱亥力可與俱鄙不聽使擊之公

子至鄴晉鄙合符果疑之亥袖四十斤鐵椎殺鄙公

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

大破秦軍於邯鄲下王統解圍走駱賓王為兵任

部奏姚州破楊虔柳露布曰揚麾誓眾仗節訓兵任

其下令得其軍號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

書李光弼傳史思明將安太清襲懷州守之上元元年

光弼進圍懷州諸軍決丹水灌之未下光弼令郝廷玉

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于師乘城禽太清等送

師之京秋毫不犯都人莫知北史開皇九年大舉伐

管軍令嚴肅秋毫不犯西平王李晟東渭橋紀功碑

爰擇使地引軍出屯馬無錯羣士必成列剋敵彌日都

人莫知將士股慄士卒心存北史楊素多權略乘機

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無所寬貸將士股慄有必死

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武備志唐李靖教旗法

有云使士卒目見旌旗行令自身申令戢下李晟

橋細功碑晟程典定刑章行令自身錄功先下由是

勇奮力智者幼謀姦逆畏威而震惜忠義奮氣而聳

副部署曹彬為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

至悅服上聞降詔褒之威在管軍敬若神明宋

兵志元符元年曾布言祖宗以來御將士常使恩歸人

主而威令在管軍吾學編徐達言簡慮精當提兵時

武功

號令

命而不出功成而旋不自矜伐受申嚴凝之令凜風霜

之氣都統假陸遜之令然後有司馬之法成節制之師正之機

發號申嚴凝之令然後有司馬之法成節制之師正之機

出動詞銳鐵石之心稟風霜不肅則士翼不齊故

兵敗望孔帖實建德五月自坂塔出為陣秦王登虎牢城

險士驚令不肅也通城而陣有輕我心待其饑破之果

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清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宿皆成

妄與賊鬪聽吾所為廣西餘營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

兵八千擊賊潰於崑崙關殿直奏用等皆遣青曰令之

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

二人按以盟與諸將割臂一令如四肢應心嗣業李

駟騎大將軍安祿山反詔至即引道與諸將割臂監曰

所過郡縣秋毫無可犯尉繚子曰令守者必固戰者

必鬪奸謀不作姦民不語舉功別德明使三軍若一

如白黑令民從上令如四肢應心也

人聽飛令如朕行孫子曰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宋岳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武備志

鄺瓊兵隸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戮揚

干之僕必行其令持穰苴之兵不枉其法蘇頌撰命

伐制云云整烏合之眾既在一夫勵鷹揚之師必資

三令整必勝之眾實在中權勵賈勇之夫必曰下

令帖號令二

原誓六事之人甘誓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狗師

而誓乃狗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申

武功

洪鑑類函卷二百十 號令

嚴號令

曾冢宰布令

司馬法冢宰與百官布令於

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燬屋

士涕沾襟

卒坐者涕沾襟

明法審令

而獲吉筮一眾心奪善心之機也

民非樂死令使之前

令斬材士

斬起曰材士則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

也非吾令也斬之其令強者其敵弱

導又祭遵從征河

公首事南陽破百

於此則必勝之於

其令信者其敵誦

將軍謂諸將曰當

私諸卿也折七箸

者即斬以狗禽關

不守潼關病癩不

意李承光主步三

走馬三喻下令士

五復之喻下令士

遷見危死節自吾

又取富貴非豪英

事號令嚴壹軍中

具令肅不殘中六

城上與令狐潮相

潮疑其木人使謀

武功部

號令

方知足下 不可以兩從 唐陸贄言於德宗曰將在軍

軍令矣 不可以遠法號令不可以兩從 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

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 功者也 帝王奇術 歐陽修

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 凍死不拆屋 宋史岳飛傳卒

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 凍死不拆屋 有取民麻一縷

以東芻者立斬以狗卒夜宿民開門願 以劔畫地

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齒掠 以劔畫地

而令 又李寶傳金主亮以蘇保衛由海道襲浙江高宗

禦寶遂發蘇州大洋馬步軍副總管令與守臣督海舟捍

寶麾兵登岸以劔畫地令曰此非復吾境力戰與否在

汝等因握槩前行將士賈勇無

不一當十敵出不意亟引去

謀策一

原韓子曰秦穆公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大悅設酒

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穆公舉兵伐之兼國十二開

地千里 左傳曰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

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

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

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 又曰晉師陳

於莘北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

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

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

子西楚左師潰 注曳柴起塵 又曰吳子問於伍員曰

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

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敵

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
克之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史記曰魏與趙攻韓
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
之去韓而歸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
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
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
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
日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
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
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

是令齊軍善射者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
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齊軍萬弩俱發
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因虜魏太子申 又曰燕
兵圍即墨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
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
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
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
所觸皆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燕軍大駭敗走齊人
遂殺其將騎劫 **補** 又曰魏王豹反漢與楚約和漢王
以韓信擊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

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瓠渡軍襲安邑遂虜

豹定魏為河東郡韋昭曰以木為器如罌瓠又曰

信與張耳擊趙趙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

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信耳乘勝去國遠鬪今井

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糧食必在其後願假

臣奇兵三萬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

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

可致戲下成安君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聽廣武

君策信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戒曰趙見我走必

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乃使萬人先

行出背水陳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

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耳佯棄旗鼓走水

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即馳入立漢赤

幟二千趙軍大驚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斬成安君

禽趙王歇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

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委心歸計願足下勿

辭廣武君曰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

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北首燕路而遣辯士

奉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

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不知為齊計矣兵

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
增又曰信襲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走高密使使
之楚請救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與信夾濰水
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佯
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
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
遂平齊 **漢書**曰李廣為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廣
從百騎往馳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驚上山陳廣
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廣令曰皆下馬解鞍會暮胡兵
以為漢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 後漢書曰馮

異為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要
異共攻赤眉異曰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
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聽弘遂大戰移日
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
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賊約期會戰使壯
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
部見勢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
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 又曰廉
范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范自率士卒拒之虜眾
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

營中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
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躡藉死
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又曰度尚為荊州刺
史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逃入山谷尚破其
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眾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
驕富莫有鬪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
兵少未可進當須諸部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
中恣聽射獵兵喜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
其營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因曰陽等財寶
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眾聞咸憤踊尚敕令秣馬

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遂破平之 又曰楊璇靈帝時為
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璇乃特制馬車數
千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
專設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
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軍弓弩亂
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 又曰鄧
太后以虞詡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羌乃率眾數千
遮詡於陳倉嶠谷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
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令吏
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之詡曰虜見吾

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臆見弱
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羌大震退 郭沖三事曰諸
葛亮屯兵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
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亮在
城中兵少力弱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
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又令大開四城門埽地却灑
懿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趨
王隱晉書曰馬隆子馬咸爲成都王前鋒王胡率衆
討咸於市咸軍卒不可動胡乃使十騎與戰縛戟於馬
頭以向咸又使數十騎各持兵隨於後馬驚奔咸咸遂

敗 **檀**南史曰宋元嘉八年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
北略地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陽城以資運竭
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
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
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 隋書曰開
皇九年大舉伐陳以賀若弼爲行軍總管先是弼請緣
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
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旣知防人交代其
衆復散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 唐書曰蕭銑
據江陵河間元主孝恭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

鐵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棄舟反資賊奈何孝恭曰今
銑瀕江鎮戍是艦船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覘
候往返以引救期則吾旣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
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 又曰調露元年突厥
阿史德溫傅反都護蕭嗣業討賊不克詔裴行儉爲定
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先是嗣業饋糧數爲虜鈔行儉
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
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
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
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又曰至

德二載李光弼以兵入太原史思明等將兵十萬攻光
弼光弼潛溝營地將沉其軍乃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
陣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沒於塹
城上鼓譟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 又曰張巡守雍丘
令狐潮引兵圍之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黑衣
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藁人還得數千萬矢其
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
亂 五代史曰漢隱帝以趙暉爲鳳翔節度使王景崇
乃叛即以暉討之景崇西招蜀人爲助暉塹而圍之數
挑戰不出暉乃令千人潛之城南僞爲蜀兵旗幟循南

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矣景崇潰圍而出以為應暉設
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 名臣事實曰長沙山東賊劉
忠有眾數萬據祁陽之白綿山凡一年莫敢櫻其鋒者
韓世忠將所部與賊對壘乃弈碁飲酒按兵不動者累
日一夕獨與親信蘇格便服聯小騎直穿賊營而出喜
曰此天賜也即下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拔柵前
行先遣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於白綿山上戒曰賊必
空壘來戰若疾馳入奪中軍望樓駐麾張蓋旣而賊以
三萬人拒戰自寅至巳勝負未分俄而所遣銳卒二千
植旗蓋於賊之望樓傳呼如雷賊四顧驚愕進退無所

據遂潰亂上下夾擊大破之斬忠 吾學編曰洪武四
年上命傅友德伐蜀友德直抵階州拔文州遂趨綿州
至漢江造戰艦將進兵漢州欲通軍聲湯將軍為木牌
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江順流下蜀守者見之解
體尋拔漢州

謀策二

善謀

勝算

左傳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宣子曰先
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

逃軍

少算

孫子曰多算
况於無算乎

謀

以全

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
遺大鐘 刻石

牛

武

呂氏春秋中山之國有夙絲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
武也為請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絲之君斬岸堙谿

以迎鐘斷穀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蜀王本紀秦
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為牛便金蜀王即發
道致三人令五丁力成道乃通如處女避怒蛙孫子
始如處女敵尹文子後云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
弱脫免往疾人開文子後云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
路逢怒蛙而軾之及數年背水戰登樓嘯上詳
民無長幼臨敵雖火不避無計乃乘月登樓嘯上詳
賊聞之憐然中奏胡笳賊又流涕向曉復吹之賊並棄
圍而走龍韜虎鈴龍變虎發上詳兵法三
後勁左實右偽左傳中權後勁注曰勁兵殿而中軍
雖所不至必沛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如環
以飾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畏其眾也乃脫歸如環
無端若響應聲孫子兵法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
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振鞭絕弦俛首匿爪孫
能窮之哉下詳論兵二

兵法見利徒之如振鞭見不利去之如絕弦淮南子
云飛鳥一擊而後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故用兵之
道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以剛
司勳職云戰功曰多鄭康成注尅敵出奇若韓信陳平
者是也史記張良常為書策臣漢六年封功臣良未
嘗有戰功高帝曰運籌策帷
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
略上見將帥二漢書神爵元年上問趙充國將軍度
略羌虜何如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臣願馳
至金城圖上方
略注曰喻遠也
及滑部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車先牛十二犒
師口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于敵邑敢犒從者不腆敝
邑為從者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東載厲兵秣馬矣且
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東載厲兵秣馬矣且
蒸粟得地書女開圍范蠡為吳所虜後吳放之歸
越獻粟十萬斛范蠡盡蒸之與吳言粟好具付民種
種不牛吳五年因饑越乃伐吳得其地漢書高祖北
武功部

征至平城為單于所圍七日士卒饑困陳平陰畫好女以遺關氏關氏見而妬之夜開西北角高祖散走得免

范旬塞井

度尚焚營

左傳晉楚遇于鄢陵楚晨壓

進曰塞井夷竈障于軍中而疏行首晉孫臏滅竈

虞詡增竈

並詳謀

書木剋龐涓

題樹射張郃

漢末傳蜀丞相亮出軍圍祁山司馬宣王命張郃

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引去郃追之至木門道亮駐軍

雞足繫火

左傳吳伐楚昭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杜

預令軍士夾道而伏弓弩亂發中郃而死

象尾繫燧

議參軍時及丁零叛浩軍將殷浩將謀北伐請為諮

以逼浩浩令適擊之道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

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雞駭散

蒙馬虎皮

畫牛龍文

胥臣田單並

束刃牛角

縛

戟馬頭

田單王胡並

使輿曳柴

載土覆豆

樂枝赤

一謀策

廉范縛炬

楊璇鼓灰

並詳謀

縫革為船

起沙為城

東觀漢記鄧訓為護羌校尉發湟中六千人

為起沙為城令長史任尚逢革為船置之單上以渡河擊

沙為城以水灌之一夜而成操乃多作縑囊以運

船受箭

魏略孫權乘大船來觀軍曹公使

船受箭柴道獲馬弓弩孫權乘大船來觀軍曹公使

使日寧前據夷陵曹仁分眾攻寧寧困急使使請救

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

皆舍馬步走兵追擊下馬解鞍開門偃旗上詳

漢馬三百匹方船載還

武功部

昌益頁五卷二百十

謀策

下馬解鞍

開門偃旗

上詳

趙雲別傳雲將數十騎值曹操揚兵大出雲為操
前鋒所擊遂前突其陣且鬪且却入營更大開門偃旗
息鼓操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震天惟
以戎弩於後射操軍驚駭自相蹂踐
兵臥旗息鼓九州春秋曹操征孫權參軍傅幹諫曰
服易以德懷愚以為且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
定封則晉天之下無思不服矣詳謀策一
怠擊疑 因虛乘散戰三 以奇用兵 不苟接刃
上出老子 請書 受成 君請享畫畫計策也
下詳攻戰 獨見 獨斷 專謀 軍要 兵機 知戰 料
知 獨見 獨斷 專謀 軍要 兵機 知戰 料
敵 曳柴之謀 破竹之勢 利以誘之 亂而取之
智合於權 義和於利 出奇於術內 制勝於殼
中 成百尅之計 定一舉之功 將制律以嚴終

在運籌而謀始並白 增奇謀 陰計龍韜鼓行謹
也 黃石公中略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 能遠謀
非誦奇無以破奸息寇非陰計無以成功
運長策 左傳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
乃入見 蘇頌契命呂休環等北伐救運其長 畫大
策悉心而初六奇接以短兵指掌而論七縱
謀 決沉機 定天下孔明初蜀決沉機二大謀六七件遂
時英雄之大略 圖安危 知得失 太公龍韜將有腹
將帥之宏規也 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
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 孫子
曰策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斷門
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斷門
限 縱戰艦 後漢書臧宮將兵至中廬屯駱越人謀
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
旦越人伺候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
武功部 謀策

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營宮陳兵大輕則寡謀

會饗賜慰納之越人遂安下詳謀策一魏以夏侯淵子

怯而無謀中丞相亮將伐魏與羣下謀之司馬魏延

曰樹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

出循秦嶺而東當于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

委心歸計乘機決策上詳謀策一孔帖韓充乘

得策輒行蓄謀而俟荀彧與曹操書辭語驕慢操語

不敵何如對曰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

變無窮此謀勝也陸贄曰夫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

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不待眾言不卸常

制武備志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江夏相素喬

待眾言皆合也唐書陸贄曰權以紆難暫以應機事

有便宜謀有奇詭不卸常制不狗眾情死生進退唯將

所命攻討胸懷甲兵謀先造化北史太武召新降

之兵也

賜酒食於前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鐵瓦懦弱手

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踰於甲兵杜牧賀平

化項表威極風霆謀先造唱籌量沙割筒棄豆詳上

謀策一武備志劉錡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

又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

得下以故士馬俱斃會諸將飲使二女舞張守

珪為瓜州刺史督眾完故城版築方立虜奄至眾失色

守珪曰瘡痍之餘詎可矢石相角須權以勝之遂置酒

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

敗之又吐谷渾党項寇邊救禁紹討之虜據高射紹

軍雨矢士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舞

虜疑之休射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大潰

決策九重定計千里陸宣公奏議鋒鏑交於原野而

須而定計於出其意外落吾殼中孔帖會昌中點

千里之內漢南杜牧說李德裕不如遂取之以為兩漢

種落潰八漠南杜牧說李德裕不如遂取之以為兩漢

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類矣明將傳洪武初陳
友諒既破姑熟將犯建康且遣人約張士誠同侵上召
康茂才曰聞汝與友諒有舊可遣使偽降約為內應招
之速來仍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
家有老閭舊事友諒令持書往必信無疑友諒得書大
喜問曰康公安在曰見在江東橋乃遣還答書曰余某
日至橋所上曰虜落吾毅中矣友諒徑以舟衝江東橋
伏兵四起敵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友諒乘別舸脫走
信賢如腹心畫地為城池黃石公上略為國之道
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宋史淳祐初授余玠四川安
撫制置使玠入蜀築招賢之館於府之左供張一如帥
所居播州冉氏兄弟雖璞諸府上謁玠與分廷抗禮居
數月無所言玠使人窺其府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
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徒合州城乎蜀口形勝之地莫
若釣魚山請徒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
十萬師遠矣玠大喜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
渡水決壅囊 絕河鑲維車壁上詳謀策一唐書田悅
壁洹水馬燧進屯鄴請益

兵詔河陽李茂以兵會次於漳悅遣將王先進以兵守
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鑲維車數百
絕河載土壘過水而後度與悅夾洹而軍 無遺籌失策 無悖謀左畫
權謀篇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白屋之士皆關
其謀勿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 宋
史杜果專意理學嘗言吾兵 成鼎足之形 圖猿臂
間無悖謀左畫得於四書 曹操之眾遠來疲敝且北方之
之勢武備志諸葛亮曰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
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
破曹軍必矣如此則荆吳之勢孺鼎足之形成矣 唐
書乾元初以李光弼為天下兵馬副元帥馳東都史思
明乘勝西嚮光弼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
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猿臂勝勢也 車中伏
壯士 城下縋葉人 裴行儉張巡 慮既定心乃強
謀雖多決欲獨 司馬法物既章目乃明慮既定心乃強
武功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 謀策 天

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上疏曰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
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
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欲其西襲其東後人發先
人至我欲襲之不得其利奈何太公曰高其壘伏其銳
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利其西襲其東孫子曰
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
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
知迂直之計者也此絕輜重於間道張旗幟為疑
兵上詳謀策一漢書沛公欲擊秦燒關下軍示帳
幕為柏菴執旗幟結草人北史周室諸王傳建德五
前鋒帝親圍晉州時大將軍椿屯雞樓原憲密謂曰兵
者詭道汝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柏菴為菴示有處所令
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時齊主自率大兵與椿對會被救
追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柏菴為菴不疑軍退
代史梁臣傳末帝恐魏州兵亂遣劉鄩以兵屯於魏縣
魏兵果亂劫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鄩謂晉兵悉後莊

宗赴魏而太原可襲乃結草為人執以旗幟以驢負之
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壘旗幟
也往來不知其去若元雲之無象若滄海之不測李
太白陰經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用心謀大迹示
小如謀取迹示與黠乎若元雲之無象漾乎若滄海之
不知測如此則陰陽不能算鬼神不能占若隼鳥入重林
如游魚負深潭入重林無其蹤如游魚之泄若隼鳥之
其跡如藥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宋史康王
諱河招討使張所待以國士借補脩武郎充中軍
統額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
謀藥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宋史康王
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公逼潼關臣渡蒲阪賊
向宛洛吾擣幽州魏書曰馬超等反關右遣徐晃屯汾
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至潼關恐不得渡召
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為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禽
武功部

尚監貢函卷三百下

謀策

元

也操曰善使晁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
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晁擊走之操軍得渡遂破
超等安祿山雖盜河洛人始悔反矣將還幽州以自
兵益進取常山十數郡帝趣哥舒翰出潼關復陝洛時
固而楊國忠計迫翰病且羸今賊悉銳兵南破宛洛而
子儀光弼遙計曰翰病且羸今賊悉銳兵南破宛洛而
以餘衆守幽州吾直嵩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
關無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乃極言請翰固
出軍降卒復縱率騎夜進詔使已行督兵疾襲平太
御覽河北賊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屯據薊城侯泉率
騎七百討之廣張聲勢親以數百騎深入樓境值賊帥
馬步萬餘衆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
人尋還其馬復縱令入城左右曰何也泉曰我兵既少
不可力戰事須為計以離隙之泉度其已至遂率騎夜
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為泉內應遂遁走追
擒之孔帖頡利走保鐵山遣鴻臚卿慰撫李靖謂副
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廢二十日擲自
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足惜
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

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避皆俘以從去其牙命將向宛
七里乃覺部衆震潰斬萬餘級頡利亡去
洛率衆出秦川大衆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武備志先
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
天下君謂計將安出亮曰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
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
孫權內修政治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
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則霸業可成漢
室可興矣又劉裕以朱齡石為益州刺史伐蜀裕與
齡石密謀曰往年劉裕以朱齡石為益州刺史伐蜀裕與
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山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
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
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
原善計潛行破勁敵於籌畫之下奇謀獨運解重圍
於談笑之間帖白

武功部 謀策三 謀策 三

大謀不謀 太公武韜大智 周密為寶 又武韜凡謀

稱舍於墓 左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

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 以析公為謀

主又伍舉曰子儀之亂析公奔晉 原繁帶全城墨子見之

乃解帶為城以禦公輸般為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九拒之

上略伐智 孫子兵法善中略伐義者有三略焉 **五軍**

五衢敵人必惑 吳子武備問曰有師甚眾既武且勇右

進如風兩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起對曰此非

五軍各軍一衢夫五軍五 **曲謀敗國** 尉繚之徒步分為

也 為帝王師 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

為事先動而輒隨故能圖制無疆扶成天威 **謀及負**

康正八極密定九夷如此謀者為帝王師 **謀可深而不可疑**

新及主聘嚴穴士乃得實 **借箸** 漢書項羽急圍漢王榮

可驕將可樂而不可疑 **借箸** 漢書項羽急圍漢王榮

楚權食其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

義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張良從外來漢王

此計者陛下事去矣臣請借前箸為陛下畫 **六奇** 陳平

奇 **策慮** 慎億 漢書谷永上疏訟陳湯曰湯前使副西

逝斬郵支首注 **以梁委之** 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

曰楚兵剽輕怒難與爭鋒願以梁委 **就第** 參兵謀 又趙

乞骸骨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 **落落難合** 後漢書建

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落落難合** 後漢書建

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其功乃難於信也 **謀策**

武功部 計監領承卷一百一

武功部 計監領承卷一百一

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
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湧泉
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
沛曹操乃自將征備奔素紹于
諫曰操既破備則許下非復空
擊戰然後垂虛於奔命不及
之策而決成敗於戰若不
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
不許固請割地送任子賈謂
謂曰離之而已操曰解韓遂
於是交馬語移時但說與操
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
日操與超書多所點竄如遂
等愈疑遂操乃與超日會戰
檄召還孫權常為其子求婚
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
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
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

謀如湧泉

又馬援奉詔西使鎮慰邊眾乃

廟勝之策

又劉

交馬語移時

超等數挑戰

蒙稱病篤露

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矣遂稱
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討
王征蜀論今將以謀謀為劍戟策
略為旌旗師徒不擾精力天師
晉書杜預拜鎮南大將軍太康初
渡以襲樂鄉吳都督孫歆遣軍出
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
敵而還故軍中為之謠曰以計代
而出鳴鼓而來又晉元帝命周訪
密遣人如採樵者與賊隔水賊眾
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
而軍益至白服乘輿宋拾遺云初
道濟兵力甚寡軍中大懼道濟令
謀曰檀公今居死地即白服在軍
猶不懼此伏兵誘我也遂不敢戰
裕抗表伐南燕主超召羣臣議公
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
武功部

以計代戰一當萬

曾如樵

腹背擊之

謀策

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救段暉
 帥兗州之眾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
 馬畜又梁太僕卿楊椿別討陳瞻險拒守椿曰今
 備然後奮擊可一舉平也乃止屯不進賊果出抄掠椿
 復以馬畜餽之久之陰簡精卒銜枚夜襲斬之二州皆
 平
 解嚴使懈北周主謀伐齊于真諫曰疆場相侵互
 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使人乘已馬突陣
 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
 北史于謹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
 眾寡不敵乃散其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
 分部軍眾賊望見疑有伏侍眾不以為慮乃進逼謹
 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騮賊所先識乃使二人各乘一
 馬突陣而出賊以為謹爭逐之乃塞
 毒水上流又長孫
 率餘軍擊其追騎賊走因得入塞
 州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藥毒水上流達
 晟進策曰突厥飲湯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
 頭人畜飲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其
 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
 彼收穫我掩

襲彼聚兵我解甲

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穎對曰江北

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
 既聚兵我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
 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江南土薄舍多茅竹當密遣
 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盡
 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
 羸兵阻水以誘之薛萬均傳竇建德帥
 策陳人始困羸兵阻水以誘之眾十萬寇范陽羅藝
 以誘之萬均自以精騎百匿城左建德帥教藝羸兵阻水
 擊其眾雄略動如神杜甫神算風驅算風驅天威
 敗其眾雄略動如神杜甫神算風驅算風驅天威
 雷擊使齊攻四面各裂一隅彼若聚而待之則自窮分
 而應之則不足東抗則西入南備則北侵腹背受攻首
 尾皆畏赤族之刑既迫與禱之計
 方施則固難期於曩之宥免矣
 巨謀織計文牧
 潛遣二十騎來迎高仙芝引師行三日過垣駟嶺嶺峻
 乃潛遣二十騎來迎絕下四十里仙芝既至士憚險不敢進
 二十人至曰阿弩越胡來迎已斷安彝橋矣仙芝即陽

武功部

計監類函卷二百一

謀策

三

喜令士 智囊之士 李奎太白陰經有沉深密謀慮出

盡下 以謀不以力 歐陽脩上疏曰臣聞攻人者以

被杖奔元昊 東南筆談神世衡屬請莫能得其人被杖以

奔元昊甚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 俟敵歸邀擊

盡得其機事以歸乃知世衡用間也 浙東韓世忠以前

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俟敵歸邀擊之

帝召至行在奏方略留江上截金人歸師帝謂輔臣曰

比呂頤浩在會稽嘗建此策世忠不謀而同聽其留

謀定而後戰 又岳飛善以少擊衆故有所舉盡召諸統

不動故敵為之語曰 萬全之算 韓世忠能俘斬雲南叛

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萬全之算 彛露布陛下軫念一

方不勞見萬里規雄圖於毅內制兵要於事先謂賊可計

禽中皆為敵國臣等乃祇奉 開闔化機 梁潛平彛頌

萬全之算共輸一得之愚 開闔化機 神算雄略開

闔化機奮揚蹈 厲孰測端倪

料敵一

原問將 計糧 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

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

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

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 魏志諸葛亮攻陳倉

未到亮已走屈指計亮糧盡不至 關賞 成擒 陳策

十日餘晨夜進至南鄭亮果退 關賞 成擒 陳策

強非有爵命威信相伏畏死取賞愚智所同先開賞勸

諸將以尚歸鄉人自軍門啓而賊自潰矣 尚從大道

來則當避之若循西山來成擒矣 畫地成圖 聚朱

尚果循山臨潼水為營公擊破之 畫地成圖 聚朱

為山 張千秋與霍禹隨度遼將軍擊烏桓還謁大將軍

武功部 料敵 畫地成圖 聚朱

所失問禹禹不能記由是賢于秋後漢書建武八年
 帝自西征隗囂至漆馬援於帝前聚朱為山谷指畫形
 勢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見可知難量
 敵論將也左傳隨武子曰見不可而進知難而退武之善政
 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
 勢皆難卒謀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臣以今宜
 先文後武帝不從才豈敵裕智足平梁伐關中赫
 連江陵曰姚泓監子才豈能敵裕必為所擒宇文泰
 命于謹襲江陵謹策梁元帝曰策蕭繹有二耀兵漢河
 振旅長江直據丹陽此為上策退保羅郭以待援至此
 為下策以余觀蕭繹必處下策後果平江陵賊元帝
 郭嘉料孫策潘濬擒樊伯魏志孫策轉鬪于里盡
 將襲許眾懼郭嘉料之曰孫策新并江東所誅者英髦
 雄傑輕而無備雖有百萬眾無異獨行中原若刺客伏
 起一人之敵耳必死匹夫之手策臨江為許貢客所殺
 吳志樊伯導誘諸夷以圖武陵孫權問潘濬濬曰五

千人足以擒他權曰卿何輕之濬曰他嘗為州人設饌
 此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亦侏儒一節之驗權
 大笑以五千人也增相時觀釁左傳相時而動審
 授濬果斬由也呂覽決勝篇凡兵貴其因也者因敵之
 因應變險以為已固因敵之謀以為己事能審因而
 加勝則不可窮矣孔帖李勣用制勝如神孫子曰夫
 兵多籌算料敵應變皆契事機用制勝如神孫子曰夫
 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主留後事帝遣人為義成軍節度使會汴軍遂李愿以李
 習其人然王師臨之問破賊期充對曰汴軍天下咽喉臣
 料敵權敵課將尉繚子曰權敵審將而後舉喜曰充
 如神敵權敵課將尉繚子曰權敵審將而後舉喜曰充
 則課以料敵善於治軍則考以政事勇於奮擊則乘
 責以戰鬪若無此三者則不委之以事勇於奮擊則乘
 殆以擣虛周世宗本紀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
 知其料強弱較彼我而乘述宋史紹興十一年謀報金
 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宋史紹興十一年謀報金
 武功部

分道渡淮岳飛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兀朮韓常龍虎大
 疾驅至廬帝趨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
 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登軾登
 命可坐而敵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賊帥周擊攻北城
 陣曹嗣登軾而望詳攻望曰彼軍孔帖然方陣而驚不
 足虞也日先自敗悔欲亡子西師在陳楚大夫皆懼
 中當破吳矣今聞夫差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
 敗也安能敗我妖賊單臣博鎮等相聚入原武城
 自稱將軍詔大略曰官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帝召
 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官重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
 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
 走耳宜少延緩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即
 救臧宮撤圍賊眾分散佯不及示有餘吳子武侯
 遂拔原武斬臣鎮等相之術何如起對曰令賤而勇
 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
 者將輕銳以理其追北之眾諠譁旗幟煩亂其卒不自
 起其政與戰也若其眾諠譁旗幟煩亂其卒不自行自止
 智將勿與戰也若其眾諠譁旗幟煩亂其卒不自行自止

其兵或縱武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謂愚將
 雖眾可獲武備志吳主權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
 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
 必有自大之言今來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
 果上岸伏兵卒擊之斬首數百似連雞如孤
 豚北史魏帝問赫連定與宋懸分河北乃先討赫連羣
 而義隆乘虛則東州與帝疑焉問計於崔浩未可必討
 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
 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
 為害也宋史余玠授四川安撫制置使初利成都統
 王夔素殘悍不受節度玠欲誅夔謀於親將楊成成曰
 吳氏當與危難之時能孤豚况夔無吳氏之四世一且
 有曩之逆心今誅之如取孤豚况夔無吳氏之四世一且
 烏樂馬鳴鳥起獸駭左傳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畏
 道師曠告晉侯曰鳥起獸駭左傳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畏
 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道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
 武功部

料敵

齊師其通也 孫子曰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
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名
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
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
營軍也 困獸猶鬪 貪蛇忘尾 左傳吳從楚師及清發
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
免後者慕之茂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
之 玉壺清話端拱中虜卒萬餘騎襲威虜軍糧道李
繼倫領步騎千人巡徽忽當虜鋒虜蔑視不顧繼倫曰
貪蛇勇行必忘其尾吾當銜枚掩其後其夕懷短 二
兵默逐其後至唐河天未明舉兵一鑿如拉枯朽 二
卿相惡 三軍數驚 左傳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
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御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
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
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必
不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必
與之戰者八一日疾風大寒早興宿遷剖冰濟水不憚
艱難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間行驅飢渴務於取遠三

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四曰軍資
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斤五曰徒衆不多水
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懼
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
驚而未行無助八曰險半隱而未定舍 觀外知內 察進知
止 吳子料敵篇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
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起對曰敵人之
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
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洶洶欲
前不能欲去不敢以 及布氣衰 乘行膽破 曹操圍
疲敝矣三軍以將為主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
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
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
五代唐莊宗征蜀以康延孝為先鋒與王衍戰于三泉
行敗走斷之國利在速戰乘行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
千里關彼將迎降不暇因與嚴乘馬浮 首尾奔命
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因與嚴乘馬浮 首尾奔命
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 科敵
武功

附錄續編卷三百十

科敵

卷

進退失利 素紹遺軍 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沮授
曰操悉師拒我許下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
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成擒矣初徐達進
潰可令首尾奔命紹皆不從吾學編洪武初徐達進
圖太原謂諸將曰命紹皆不從吾學編洪武初徐達進
庸攻北平孫都督總不衛兵足鎮禦我乘其不備直抵
太原傾其巢穴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所謂批亢擣虛
也若彼還軍救太原已為我牽制 師老釁生 兵分
進退失利 必成擒矣遂克太原 師老釁生 兵分
勢弱 後魏武帝親征後燕慕容德於鄴城前軍敗績德
勞師千里饋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糜費攻則士卒多
斃師老釁生起而圖之可以捷也德曰韓別駕之言真
良平策也 蕭銑以罷兵營農宿衛纒數千人聞唐兵
至倉卒徵兵未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
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
之 一日彼必分兵歸守分兵勢弱乘其懈擊之蔑不勝
矣若急之則并力死戰 決勝料勢 決戰料情 五代
楚兵驍銳未易當也

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閻實曰夫決
勝料勢決戰料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窘蹙其
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整軍復戰遂敗梁兵 莊
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 得
城遽退 應我不暇 宋史紹興十一年濠州告急張俊
而南城已陷或言敵軍已去錡曰敵得城而遽退必有
謀也宜嚴備之俊不從命沂中直趨濠州果遇伏敗還
時又嘉定十四年出師唐鄧趙范與弟葵監軍孟宗政
鄧何也范曰不然而撤襄陽之備以金人在蘄黃則唐
鄧何也范曰不然而撤襄陽之備以金人在蘄黃則唐
鄧何也范曰不然而撤襄陽之備以金人在蘄黃則唐
師日以老然後回師感之不守而自固寇在蘄黃 恃城
無關志 易我無固心 左傳楚屈瑕將盟貳軫鄭人軍
莫敖患之鬬廉曰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師宵
加于郢鄭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闕志若敗郢師四邑
必離 安祿山反陷常山會李光弼攻賊山益出精兵拔之郭
子儀引軍下井陘與光弼合破賊 料敵
武功部 綱鑑類編卷二百十

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狗士殊死鬪遂破之
敵而後進 因形而用權 孟施舍曰量敵而後進慮勝必先用其權則不察其才因舉 無約而請和 見利而形而用其權則不察其才因舉 無約而請和 見利而
不進 孫子曰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者退也走而陳兵者渴也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伏而請和者謀也夜呼者恐也旌旗動者亂也懸鉞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來委謝者欲休也言者失眾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無武進足以并力料敵取人而已 老羸以見短
舟楫非所長 韓王信反與匈奴欲共擊漢上使人使匈奴使短者十輩來皆言可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為匈奴不可擊也
曹公入荊州劉琮舉眾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皆恐懼孫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周瑜曰捨鞍

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瑜請 敗卒擊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 朝引軍退 勝兵 兩軍繫四將 魏志曹操征張繡不從大敗而還 繡曰促更追之必勝繡從之果以勝還問曰繡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勝繡從之果以勝還問曰繡必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 繡曰將軍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進攻將軍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 繡乃斷後諸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 繡乃服之 唐肅宗問李泌今敵強如此何時事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 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李光弼自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忠志不敵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 旗多者兵少 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 旗多者兵少 鼓嚴者壘空 赴京師道建德張士誠入寇李文忠欲出擊其壘之曰不出三日則當走至期登城望曰走矣 衆見其壘旗幟如故鼓方嚴基趣文忠疾迫壘則皆 料敵

武功部

明監貢

料敵

寇

空而留其所掠老弱
 嚴鼓而已遂追擒之
 奮後漢來敵將二千餘人
 陽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
 元年加李先淵太尉中書令進
 弼壁野水渡既夕還軍留牙將
 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
 降與偕來是日思明果召日越
 五百夜取之不然而無歸日越
 曰去矣將為誰曰雍希願日越
 今願獲希願歸不免死遂請降
 之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
 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
 彼固易之會將來襲必許以死
 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
 者得不
 思奮乎
 寵聞吳欲
 而還非其本意此必欲偽退以
 罷吾兵
 持重以老吾師
 東魏志魏征
 軍滿
 大舉
 虛掩

不備也遂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果來攻不克而還
 書李靖曰補公不保據石頭豈易取哉進攻丹陽旬月
 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後腹背受敵此危道也慧亮陳正
 重師以老
 吾師耳
 分則勢懸力弱
 聚則守此失彼
 隋軍臨江
 道衡白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
 儉勤勞叔實荒淫驕侈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
 東至滄海分不疑類欣然曰得君言成則守此而失彼
 然之勢事存不疑類欣然曰得君言成則守此而失彼
 料敵心察敵氣
 獲敵人語敵事
 唐李衛公問對
 朕嘗料敵心察敵氣
 獲敵人語敵事
 唐李衛公問對
 知焉察敵之氣與己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
 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將臣雖未可知焉是
 則安有失利者哉
 虎鈴經我之生口
 國小多蓄則民怨
 以敵事語我皆敵謀也
 勿信之亦
 行遠少憩則氣闌
 呂氏春秋荆莊王欲伐陳使人視
 武功部
 洪鑑類函卷二百十
 料敵

血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
多賦斂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濶深則民力罷矣
興兵伐之陳可取莊公聽之遂取陳焉筆談曹璋知
鎮我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引兵去璋乃擊所掠牛羊
重緩驅而還頗失地利處乃止虜近使人謂曰番軍
璋不愈緩行得地休處乃止虜近使人謂曰番軍遠來
我軍不乘緩行得地休處乃止虜近使人謂曰番軍遠來
鼓軍而進乘緩行得地休處乃止虜近使人謂曰番軍遠來
貪利以誘之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
此取之客兵遠來食不足懸軍遠倚糧不繼後漢書
年帝使王霸與馬武東討周建于垂惠蘇茂將五校兵
救建前受敵則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眾挑戰霸堅
臥不出曰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挑戰以徼一
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茂建乃
引還魏志陳泰為征西將軍蜀姜維圍狄道鄧艾等
以為割險自保觀釁待變然後進救泰曰兵書云修櫓
積糧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進其表維等在內今
是速進破賊之時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內今

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下戰必走救敗之師不可當
寇不可縱圍不可久遂進軍救敗之師不可當
往亡之日謂吾避唐書蕭銑據江陵詔拜李靖行軍總
帥夷陵銳將文士弘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
曰不可師弘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荆州悉銳拒我此
救敗之師不可當又憲宗討吳元濟李愬求自試遂檢校
與戰大敗還又憲宗討吳元濟李愬求自試遂檢校
左散騎常侍為隨唐鄧節度使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校
吏曰往亡日法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或勸
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則見獲務進遇覆速奔
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則
一雖勝不前不敗自退左傳此我侵鄭公子突曰我輕
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
則無繼矣乃可以遲從之戒人之前遇覆者奔視期遂
之喪我師前後擊之盡殫而歐陽修上書臣伏見國家
自元昊叛逆其來也雖勝而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
吾兵而急則并力緩自相圖前不得戰退無仰儲
武功也

魏志素尚熙奔遼東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
吾方使公孫康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引還康果斬
尚熙首送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唐書大順二年孫儒
并力緩之則田頵劉威為儒所敗楊行密欲守銅官李
屯漂水俄而田頵劉威為儒所敗楊行密欲守銅官李
神福曰儒歸境以來利速戰宜堅壁老其師則我無敵
矣又出輕騎絕糧道使前
不得戰退無仰儲不亡何待

料敵二

增大勝之徵 龍韜武王問太公曰吾欲未戰先知敵入
齊整陳勢以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
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聲鼓之聲宛以鳴此得
神明之助望壘知虛實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
大勝之徵望壘知虛實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
望以觀敵之變動望其壘則知其來去
其虛實望其士卒則知其來去
孟明懼而增必有懼心又彼見吾貌必有增南風
德不可當也

不競

左傳楚師伐鄭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
南風不競多死

伯州犁侍

君子休小人食

左傳荆伐陳吳救之軍間

倚相謂子期曰兩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兵至不如備
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
反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

不先軍

管子選陳篇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不先軍管子選陳篇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軍也

不先軍管子選陳篇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擊

吳子料敵篇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對曰用兵必須
擊審敵虛實而趨其危問敵必可擊之道對曰用兵必須

既食未設備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
失時不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
險道狹路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
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
武功部

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千里饋敵強下之伺之敵動
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敵強下之伺之敵動
近備之敵強下之伺之敵動
之敵暴緩之敵恃義之敵佚去之敵陸攜之敵待
虧盡其節而仆之彼有所積必有其隙極其變而東之
右破敵潰而奔東南備西北史記景帝時吳楚反周
走後必可移而奔東南備西北史記景帝時吳楚反周
擊吳楚不得入吳楚既餓乃引而去亞夫已而其精兵果
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乃引而去亞夫已而其精兵果
大破表坐談客耳魏志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表
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都郭嘉曰表坐
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
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勢必瓦解魏志曹操曰劉備以詐
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勢必瓦解魏志曹操曰劉備以詐
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征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
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魏志曹操曰劉備以詐
得隴復夷兵不練敵攻必先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
望蜀耶

晉晉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率三軍憑圍對肇都督
俞贊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
兵素之明曰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肇眾傷
死名相屬解衣包火張羅捕虎劉裕既入關不能進
聲夜通精騎直擣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崔浩對曰與
退我攻以精騎直擣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崔浩對曰與
兵遠攻未見其利裕克秦而歸必纂其主關中華戎雜
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此無異解衣包火
張羅捕虎雖留兵欲以荆揚之化施之此無異解衣包火
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人情未洽適足為寇敵之資耳
其變秦地終為國有觀如駒犢鬪虎狼又魏主將擊
而舍之北代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強寇况南北
待之浩曰不然今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強寇况南北
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北亦不能守况主
上英武士馬精強彼若果來譬聲言入洛實走襄城
如以駒犢鬪虎狼也何懼之有李密叛萬寶謂彥師曰
唐書彥師與史萬寶鎮之殆不可當彥師曰兵詭道也
密驍賊也王伯當輔之殆不可當彥師曰兵詭道也
武功部

世說新語卷一百一

料敵

置

難豫言即引眾踰洛水入熊耳山命士持滿夾道伏短
兵溪谷間令曰賊半渡乃擊所部皆笑曰賊趨洛州何
為備此彥師曰密聲言入洛其實走棄城就張善相我
據其要必擒之密果至彥師橫擊首尾不相救遂斬密
及伯根於忠智唐書李靖傳贊曰世言靖精風角鳥
當以臨機果料敵力大敵脆先所難有難易事有先
明根於忠智而已力大敵脆先所難有難易事有先
後力大而敵脆則先所難是謂觀囊而動也
力寡而敵堅則先所難是謂觀囊而動也
肉耳又乾符六年黃巢勢盛據安南帝令羣臣議鄭
不伐以謀而歸衆一亂巢即凡上夜耳今伏出奮擊
兵耀城下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
最賢乃往說中萬一有智者為之畫策伏兵門內望洵虜
備稍遠便出奮擊又於三面城下畫策伏兵門內望洵虜
備禦無暇相救能無敗乎宗侃曰將若之何先成請條

列為狀以輕出不暇齋糧糗五代史唐臣傳梁遣王
白王健周德威軍部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
晉晉遣兵三千繼之景仁與德威轉鬪千里至于鄆南
兩軍皆陣德威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必不暇
齋糧糗縱其能齋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
將退而擊之勝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
鼓譟而進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
如坐網中後漢時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以郭威為
李守貞前朝飛走路絕守貞如坐網中設長
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絕守貞如坐網中設長
可知虛實五代周臣王朴獻平邊策曰攻取之道從易
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
徒擊弱則所
虛擊弱則所
向無前矣
兵進至衛南金人大敗澤計敵眾十倍于我今一戰而
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
武功部
開監額玉卷一百十
料敵

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門戶隳腹心自潰吾學編洪武初
上欲取蜀以傳友德等由秦隴趨成都上曰蜀入聞吾
西伐必悉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出其意外直隄階
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

料敵三

增論王睿將略論曰凡為將料敵之情偽而後決策
制勝須知彼帥之能否乃探我之所長假如韓信能設
伏走我則奔逐不遠從襲不及白起能攻城野戰則當
深溝高壘以挫其銳俾蜂虿無所施其毒螫虎狼不能
逞其爪牙本謀既壞伺其大隙而擊之因變其正以待
敵整衡軸以攻險司馬宣王曰諸葛孔明志大而不見

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計中
破之必矣及鄭褒亦能知毋丘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文
欽勇而無算至儉兵敗皆如其言又潘濬見樊岫為武
昌從事與州人設饌十餘度自起比至日中可得知以
兵五千足以擒之果在濬度內漢王謂魏大將柏直口
尚乳臭不能當韓信謂騎將馮敬雖賢不能當灌嬰謂
步將項它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乃使韓灌曹三將軍
果大破之後魏高祖宏曰青齊之兵可以禮遇徐兗之
卒理須義撫斯測度將卒之明驗也今之將帥多不自
量其才器又不知彼之短長卒爾合戰卒然求勝猶聚

卯以擊山驅羊而鬪虎欲期弭兵靜亂不亦難哉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

